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陸機集

1213.7/3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陸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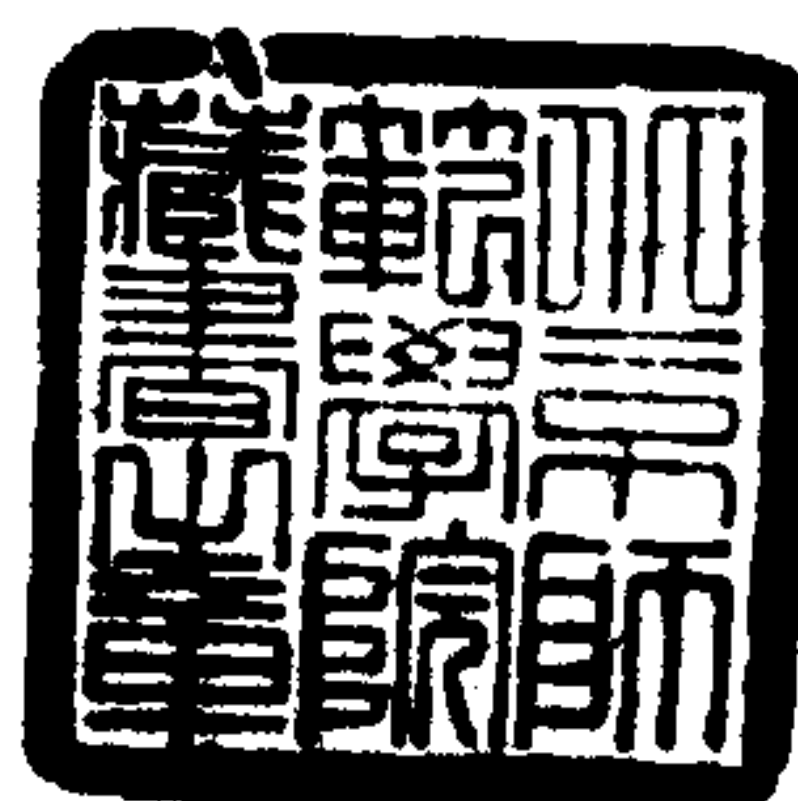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0220

840220



陸 機 集

金濤聲點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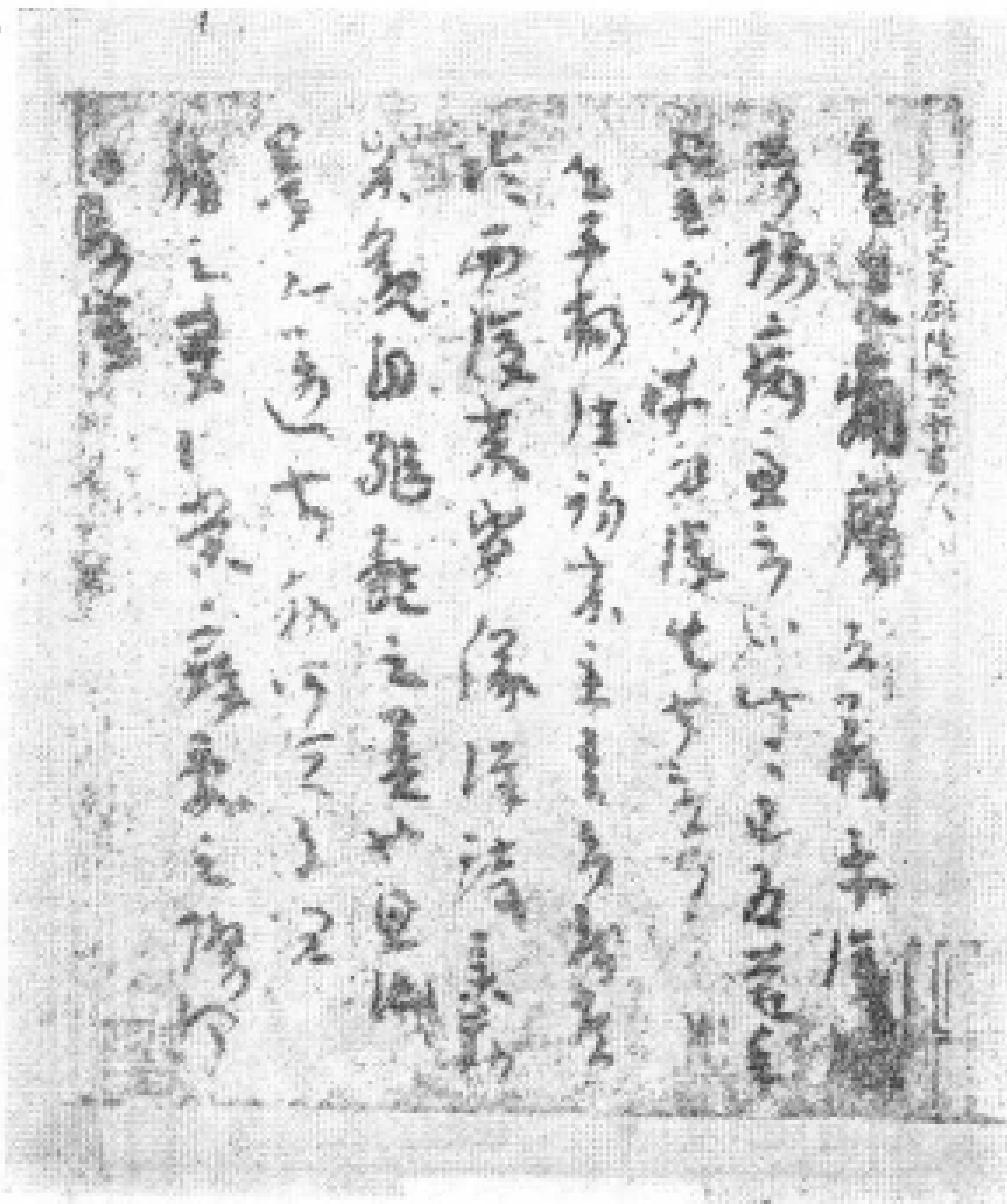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1/32·7³/₄。印張·120 千字

1982 年 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8,000 冊

統一書號：10018·493 定價：0.88 元





陸機《平復帖》真迹

陸士衡文集卷第一

晉平原內史吳郡陸

機士衡

賦一

文賦

并序

感時賦

豪士賦

并序

瓜賦

思親賦

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

前言

陸機是我國魏晉之間的重要作家，又是一位傑出的文學理論家。

陸機（公元二六一——三〇三年），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人。他出身於吳國的高級士族，祖父陸遜是孫吳的丞相，父親陸抗是孫吳的大司馬。抗死後，機即領父兵爲牙門將。公元二八〇年陸機二十歲時，晉武帝發兵二十餘萬，一舉滅了吳國。吳亡後，陸機退居舊里，閉門讀書近十年之久。二八九年，機與弟陸雲一起到晉首都洛陽，以文才爲當時士大夫所推重，經張華推薦，辟爲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吳王司馬晏出征淮南，任郎中令，不久入爲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

晉武帝死後，昏庸無能的司馬衷繼位，司馬氏家族互相爭權奪利，發生了「八王之亂」。陸機也陷入了這場爭鬥之中。三〇〇年，趙王司馬倫殺掉賈后，自爲相國，引陸機爲相國參軍。接着趙王倫自稱皇帝，陸機進爲中書郎。次年，趙王倫被誅，齊王司馬冏收陸機等付廷尉治罪，遇赦而止。接着陸機就歸附成都王司馬穎，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又薦爲平原

內史。後世即稱爲陸平原。三〇三年，司馬穎起兵討長沙王司馬乂，陸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率軍二十萬攻打洛陽城，兵敗，宦官孟玖等乘機進讒言，誣告他有異志，遂爲司馬穎所殺。終年四十三歲。

陸機的一生，在政治上沒有什麼成就。只有吳亡後十年不仕，著《辨亡論》兩篇，以總結吳國滅亡的經驗教訓，尚可稱道。入洛之後，他熱衷仕進，依附權貴，捲入了「八王之亂」的紛爭之中，終於成爲無謂的犧牲品，是很可惜的。

西晉司馬氏政權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在短暫的太康年間，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隨之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個繁榮的局面。當時文壇上湧現出一批作家，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稱。其中陸機、潘岳成就最大。鍾嶸《詩品序》說：「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陽（張協）爲輔。」並且把陸機的詩作列在上品。

陸機的詩，入洛以前往往抒發國破家亡的感慨，入洛之後則多敘寫人生離合的悲歡和仕途艱危的苦悶，其中有不少感情真切、清新可誦的作品。如《赴洛道中作二首》，寫自己離別故園，遠行人洛途中的見聞和感受，借景抒情，淒切動人。他的一些樂府詩，也有較充實的內容，耐人尋味。如《隴西行》「豈曰無才，世鮮興賢」的呼聲，就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

一種針砭。《猛虎行》則又是借志士的苦悶寫自己入洛之後功名無成、進退維谷的艱難處境。「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嶺。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這種難以正直爲人、有愧平生抱負的苦悶，是詩人陷入政治紛爭之後的一次覺醒，從中也可以窺見當時社會政治的險惡。此外如《爲顧彥先贈婦二首》，雖是代人作的贈答詩，但也能設身處地地體察人物的思想感情，把離情別緒寫得細微曲折，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當然，我們也必須指出，陸機的詩題材比較狹窄，內容也比較貧乏。他囿於士族生活的小天地，沒有接觸廣闊的社會生活，因此他的多數作品是擬古詩和奉制、應酬之作，極少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擬古詩也往往缺乏新意。但在藝術上，陸機作詩注意刻煉，詞句華美，講究排偶，因而工穩精到。這一方面提高了詩歌創作的藝術技巧，促進了向格律詩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却也助長了當時詩壇上形式主義的傾向，對南朝綺麗詩風的形成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陸機在詩歌創作之外，還寫了不少的賦。尤其是他的《文賦》，運用賦的形式來探討文學理論，稱得上是一個傑出的創造。他針對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而作的《豪士賦》，帶有明顯的諷諭色彩。他的一些抒情小賦，常常把說理、抒情和寫景熔爲一爐，精微朗暢，也能自成格調。如保存較爲完整的《歎逝賦》、《思歸賦》等，把時光的流逝，人生的接

替，景物的變換，與對親人故土的思念交織在一起，情理兼備，頗富感染力。但總的說來，陸機的賦還是體物者居多，而寫志者較少。

陸機的散文留傳下來的不多，却有不可忽視的成就。其《辨亡論》、《五等論》內容充實，邏輯性強，語言生動有力。《辨亡論》論述吳國孫權之所以興，孫皓之所以亡，雄辯滔滔，尚有賈誼《過秦論》的氣勢。他如《吊魏武帝文》，評價曹操的功業頗有見地，而敘寫曹操的遺囑時，情思悽愴，顯然也寄托了自己對世事盛衰的深沉感慨。再如《演連珠》五十首這組駢偶短文，其內容從政治到生活，涉及的方面很廣，內中亦不乏精闢獨到的見解和發人深省的哲理。如第五首講為政要戒私寵，第十八首講治國需務實際，第四十五首講認識事物必須探求其本質，都很有見地。在這些見解裏面，凝聚着作者長期的生活經驗和深刻的思索，閃耀着樸素的唯物論的思想光輝。短文各章的引喻形象貼切，語言凝煉工整，表現出作者駕馭駢儷文字的高度技巧。

陸機不僅是一位能詩善文的作家，而且還是一位有特殊地位的文學批評家。他的《文賦》就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文獻。

關於《文賦》的寫作年代，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說它是陸機青年時期的作

品。因爲杜甫《醉歌行》中有「陸機二十作《文賦》」的句子，後世許多人都採納了老杜的這個說法；另一種意見則認爲是陸機四十歲左右所作。今人逯欽立、牟世金等都持這種看法。逯欽立專門寫過《《文賦》撰出年代考》（見《學原》一卷二期）。牟世金在《《文賦》的主要貢獻何在》（見《文史哲》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論證了這個問題。我們認爲後一種說法較爲可信。陸雲在《與兄平原書》中提到了《述思賦》、《文賦》、《扇賦》、《感逝賦》（集作《歎逝賦》）、《漏賦》等，從前後語氣看起來，這些賦似乎都是同時所作。而《歎逝賦序》說「余年方四十」，可見這些賦都作於四十歲左右，《文賦》恐怕也不會例外。從內容上看，這樣一篇總結了豐富創作經驗的文章，作於體驗豐富的晚年也比作於初出茅廬的早年更加合乎情理。

關於《文賦》的評價問題，歷來也衆說紛紜。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說：「陸機巧而碎亂。」指的就是《文賦》。《總術篇》又說：「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已欠公允。還有的人抓住其中「詩緣情而綺靡」一句，說它「重六朝之弊」（謝榛《四溟詩話》卷一），「先失詩人之旨」（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甚至加上「引入歧途」（紀昀《雲林詩鈔序》）的罪名。其實陸機的這種說法正是總結了文學發展的新鮮經驗。朱自清在《詩言志辨》中說：「緣情的五言詩發達了，言志以外迫切的需要一個新標目，於是陸機第一次

鑄成『詩緣情而綺靡』這個新語。」這樣來看就比較恰當。事實上，歷來也有許多人十分重視《文賦》，並給予高度的評價。杜甫《醉歌行》中說：「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指從姪勤）更少年能綴文。」是把陸機年少寫作《文賦》當作奇蹟來稱頌的。在唐代，日本的弘法大師（遍照金剛）來中國留學，把陸機的《文賦》帶回日本，並全文錄進他的《文鏡秘府論》一書中。劉熙載《藝概·賦概》說：「陸士衡《文賦》精語絡繹。」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說：「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愈精矣。」充分肯定了陸機《文賦》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建國以來，隨着對古代文藝理論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我國學術界對《文賦》價值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我們認為，《文賦》是我國歷史上第一篇系統的文學創作論，它首次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文學的創作過程和創作技巧，揭示了文學創作的特殊規律，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

陸機在《文賦序》中說：「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他寫作《文賦》就是企圖探討、解決這個問題的。所謂「意稱物」，就是作者的思想必須符合所要表現的客觀事物。所謂「文逮意」，就是作者寫出來的文章能够確切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對於客觀事物、作者思想和文章技巧三者關係這種合乎唯物反映論的認識，貫串於陸機的整個創作論。他從這裏起步，

也以此作爲歸宿。

陸機根據文學的特點，相當全面地論述了創作過程，特別注重藝術構思問題。《文賦》一開頭就指出，由於作家在世界上深入地觀察萬物的變化，引起了紛紜的情思，又受到前人文化遺產的啟發，就產生了創作衝動。而作家高潔的情懷，即所謂懷霜之心，臨雲之志，也是文思形成的重要因素。陸機在論述創作的開始階段，就闡明了觀察萬物、借鑑遺產和作家品格的高尚是文學創作的基本條件。接着他鞭闢入裏地論說創作的構思過程：作家首先聚精會神地深思熟慮，旁求博採，展開藝術想象的雙翅，飛翔於廣闊的天地之間。而當文思逐漸清晰，形象越來越鮮明的時候，就要努力將已經明確的情思、物象用語言表達出來。構思之後，就進入探求表現方法和文章修辭的階段。這時候作者用心把各種思緒概括組織成文，析取萬象，形諸筆墨，其表現方法可以多種多樣，但要恪守「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的原則，以意理爲主，辭采爲輔，形式服從於內容。

陸機論述以藝術構思爲核心的創作過程，緊緊抓住了形象思維的特徵，突出聯想、形象在創造藝術形象中的作用，強調情思與物象的交融互進。所謂「精驚八極，心游萬仞」，「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正是藝術構思的主要特點。只有經過這樣的藝術概括，才能創造出生動的富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和藝術境界。

陸機如此清楚地揭示文藝反映生活的特殊規律，揭開了文學創作之謎，這在我國文學史上是前無古人的。

《文賦》的後半部分，着重論述創作技巧和作文弊病，從立意、布局、結構、剪裁到修辭、音韻，無不一一論及，並有精到的見解。這樣結合文學創作過程具體地探討藝術技巧，明確地解決了內容與形式、繼承與革新、常規與獨創等一系列問題，也是陸機的功績之一。

《文賦》是陸機的傑出貢獻，也是歷史的必然產物。魏晉時期，人們從兩漢儒家思想統治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文學藝術的特點逐步為人們所認識，文學創作的自覺精神大為提高。陸機順應時代的要求，「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就是說，他要總結前代的創作經驗，從理論上系統地探討文學創作的規律。由於他能够抓住文學藝術的特點進行研究，又有創作實踐的切身體驗，所以能够深得其中的三昧，反映出那個時代人們對文學藝術的自覺認識。從此以後，文學創作的特點，藝術構思的重要，就為人們所注意、所重視，專門論文的著作也漸漸多了起來。劉勰「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寫了一部《文心雕龍》，下部二十篇專門探討創作問題，還把論藝術構思的《神思篇》冠於全部創作論之首。在文學創作方面，兩晉南北朝時期，重視構思，講求藝術技巧的風氣也大為興盛起來，儘管其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技巧的流弊，但它為我國文學藝術的成熟積累了經驗，

準備了條件，却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可以說，沒有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文藝特點的強調，對創作技巧的探求，就不可能出現高度成熟和全面繁榮的唐代文學。

陸機所作的詩文，原來是比較多的。陸雲《與兄平原書》說：「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還說他曾「集兄文爲二十卷」。可見陸機是個多產的作家，其作品在他生前已由陸雲編輯成集。《北堂書鈔》卷一百引晉葛洪《抱朴子》說：「吾見二陸之文百許卷，似未盡也。」《隋書·經籍志》載：「晉平原內史《陸機集》十四卷。梁四十七卷，錄一卷，亡。」說明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陸機集》卷帙浩繁，至少有近五十卷。到了隋唐時期，散佚已多，所以《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陸機集》僅止十五卷。宋代以後，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宋史·藝文志》著錄，《陸機集》祇有十卷。晁公武說：「陸機」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晁氏著錄的本子也就是後來徐民瞻所搜求到的十卷本。這個十卷本顯然是宋人重新纂輯而成的，主要採自《文選》、《玉臺新詠》等總集和《藝文類聚》、《初學記》等唐人類書，集中殘篇斷簡比較多，已經遠非陸集的原貌。宋刊十卷本《陸機集》已經亡佚，今天留存的祇有明陸元大翻宋本（《四部叢刊》影印）。

和知不足齋所藏影宋鈔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影宋鈔本經盧文弨、嚴久能校勘，比陸元大翻宋本略勝一籌。另外，明汪士賢輯有《漢魏諸名家集》，其中《晉二俊集》係從陸元大本翻刻，舛誤與陸本悉同。清錢培名《小萬卷樓叢書》中，亦有《陸士衡文集》十卷，並附有《札記》一卷，包括校記和補遺兩部分，校勘較為認真，並輯補了一些佚文，在《陸機集》的整理上較前人進了一步。

我們這次整理《陸機集》，用《四部叢刊》影印陸元大翻宋本《陸士衡文集》作為底本，校以影宋鈔本，並以下列總集、類書及史傳的有關部分參校：

《文選》 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

《玉臺新詠》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趙氏刊本

《文館詞林》 適園叢書本

《樂府詩集》 中華書局校點本

《詩紀》 明嘉靖三十九年序刊本

《北堂書鈔》 明萬曆序刊本，又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校註重刊本

《藝文類聚》 中華書局排印本

《初學記》 中華書局排印本

《羣書治要》 四部叢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刊本

《太平御覽》 中華書局影宋本

《晉書》 中華書局校點本

《三國志》 中華書局校點本

由於《陸機集》原本訛誤較多，在校勘中凡有參考價值的異文，均爲出校記。能够斷定的訛誤，則改正原文，並在校記中略加辨證。對於前人的校勘成果，如胡克家的《文選考異》、錢培名的《札記》等，凡有採用，也在校記中注明。

原集十卷，這次基本上沒有變動。只是詩的部分刪去卷七《悲哉行》（萋萋春草生）一首，因爲此詩係謝靈運所作，見謝集；文的部分刪去卷九《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一篇，因爲此誄係殘篇，全文見《陸士龍集》卷五《吳故丞相陸公誄》，爲士龍所作無疑。此外，卷十《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一文，其真僞前人已有考辨，顧炎武以爲僞作，趙紹祖、姜亮夫則認爲真僞參半，今姑存之，以便學者深入研究。

這次輯錄的佚文，編爲賦、詩、文三卷，其中一部分是前人已經輯出的，如錢培名所輯就爲數不少，一部分是這次新輯錄的，如見於《文館詞林》的《贈顧令文爲宜春令》、《贈武昌太守夏少明》等篇，就是完整的佚詩。對於本集中已有篇目的佚文，凡據上下文可以銜接

的，即補入本集，並出校記，其餘的都歸入補遺中。

這裏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墨寶《平復帖》。宋《宣和書譜》記載：「陸機《平復帖》，作於晉武帝初年。前右軍《蘭亭燕集敘》大約百有餘歲。今世張、鍾書法，都非兩賢真蹟，則此帖當屬最古也。」我們除複製真蹟置於卷首外，還在補遺中收錄啟功先生的釋文。

《晉紀》、《洛陽記》和《要覽》，是陸機的幾種專著，原書早已散失，僅存的佚文又散見於各書，爲了方便閱讀，現輯得若干片斷的佚文，附錄本集，以供文史研究者參考。

附錄的另外兩部分，一是陸機的傳記資料，一是《陸機集》的序跋。陸機的傳記資料，除沈約《晉書》和湯求輯《九家舊晉書》外，還包括正史之外的史料。板本序跋祇收有參考價值的幾篇，不欲求全。姜亮夫已著有《陸平原年譜》（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考訂詳盡，讀者可逕取參閱，本集不再編製新譜。

在本書點校過程中，曾得到柳正午同志和中華書局編輯部同志的幫助，又承啟功先生爲本書封面題簽，謹此一併致謝。

金濤聲

一九八〇年八月於廣西大學

陸機集目錄

陸機集

卷第一

文賦并序……………一

感時賦……………七

豪士賦并序……………八

瓜賦……………三

思親賦……………四

卷第二

遂志賦并序……………一五

懷土賦并序……………一六

行思賦……………一七

思歸賦并序……………一八

愍思賦并序……………一九

應嘉賦并序……………二〇

卷第三

幽人賦……………二三

列仙賦……………二三

凌霄賦……………二三

述思賦	三
歎逝賦并序	四
大暮賦并序	六
感丘賦	六

卷第四

浮雲賦	九
白雲賦	一〇
鼓吹賦	三
漏刻賦	三
羽扇賦	三
鰲賦并序	五
桑賦并序	六

卷第五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七
皇太子賜讌并序	八
春詠	八
遨遊出西城	九
赴洛二首	九
又赴洛道中二首	一〇
招隱	一〇
園葵	一〇
招隱	一〇
於承明作與士龍	一三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一四
贈馮文熊遷斥丘令	一五
答賈謐并序	一六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一六
贈顧交趾公貞	一七

贈從兄車騎·····	五〇
答張士然·····	五一
贈馮文龍·····	五一
贈弟士龍·····	五二
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	五三
答潘尼·····	五三
贈潘尼·····	五三
贈紀士·····	五三
爲陸思遠婦作·····	五三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四
爲周夫人贈車騎·····	五四

卷第六

擬行行重行行·····	五五
擬今日良宴會·····	五五

擬迢迢牽牛星·····	五七
擬涉江采芙蓉·····	五七
擬青青河畔草·····	五八
擬明月何皎皎·····	五八
擬蘭若生朝陽·····	五九
擬青青陵上柏·····	五九
擬東城一何高·····	六〇
擬西北有高樓·····	六〇
擬庭中有奇樹·····	六一
擬明月皎夜光·····	六二
猛虎行·····	六三
君子行·····	六三
從軍行·····	六三
豫章行·····	六四
苦寒行·····	六五

飲馬長城窟行	六
門有車馬客行	六
君子有所思行	七
齊謳行	六
日出東南隅行	六
長安有狹邪行	七
前緩聲歌	七
長歌行	七
吳趨行	三
塘上行	三
悲哉行	四
短歌行	四
折楊柳	六

鞠歌行	七
當置酒	七
健兒怨	六
燕歌行	六
梁甫吟	九
董桃行	八
月重輪行	八
日重光行	八
挽歌三首	三
百年歌十首	四
秋胡行	六
順東西門行	六
上留田行	七
隴西行	八
駕言出北闕行	八

泰山吟	八九
權歌行	八九
東武行吟	八九
飲酒樂	九〇

卷第八

演連珠五十首	九一
七徵	九三

卷第九

漢高祖功臣頌	一〇六
丞相箴	一二三
孔子贊	一二三
王子喬贊	一二三
至洛與成都王牋	一二三
謝平原內史表	一二三

吊魏武帝文并序	一二五
吊蔡邕文	一二九
吳大帝誄	一二九
愍懷太子誄	一三〇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一三三
吳大司馬陸公誄	一三三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一三三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一三四

卷第十

大田議	一二五
辨亡論上	一二五
辨亡論下	一三〇
五等諸侯論	一三四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一四一

陸機集補遺

卷第一

祖德賦	一四
述先賦	一四
別賦	一四
風賦	一四
織女賦	一五
逸民賦	一五
靈龜賦	一五
果賦	一五
吊魏文帝柳賦	一五
遂志賦	一五
行思賦	一五

卷第二

思歸賦	一五
列仙賦	一五
大墓賦	一五
感丘賦	一五
浮雲賦	一五
雲賦	一五
鼓吹賦	一五
漏刻銘	一五
羽扇賦	一五
鰲賦	一五
桑賦	一五

贈弟士龍詩十首并序	一五四
贈顧令文爲宜春令	一五九
贈武昌太守夏少明	一六〇
庶人挽歌辭	一六一
士庶挽歌辭	一六二
王侯挽歌辭	一六三
挽歌辭	一六三
東宮	一六三
尸鄉亭詩	一六三
贈斥丘令馮文罷詩	一六三
贈顧彥先詩	一六四
爲顧彥先作詩	一六四
園葵	一六四
祖會大極東堂詩	一六五
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	一六五

祖道清正詩	一六五
講漢書詩	一六六
飲酒樂	一六六
吳趨行	一六六
贈潘正叔	一六六
三月三日	一六六
長歌行	一六七
贈潘岳詩	一六七
芙蓉詩	一六七
樂府	一六七
失題惆悵懷平素	一六七
失題感念同懷子	一六八
失題魏王禪代	一六八
失題太素卜令宅	一六八
失題澄神玄漠流	一六八

失題老蠶晚績縮	一六
失題恢恢天網	一六
失題軌迹未及安	一六
失題物情競紛紜	一六
失題石龜尚懷海	一六
失題甕餘殘酒	一六
失題佳穀垂金穎	一七〇

卷第三

七徵	一七〇
七導	一七〇
策問秀才紀瞻等六音	一七一
夏育贊	一七二
與趙王倫牋薦戴淵	一七三
謝成都王牋	一七三

薦賀循郭訥表	一七四
薦張暢表	一七五
詣吳王表	一七五
謝吳王表	一七六
與吳王表	一七六
謝齊王表	一七六
吳丞相陸遜銘	一七七
孫權誄	一七七
吳太常顧譚誄	一七七
毗陵侯君誄	一七七
父誄	一七六
姊誄	一七六
集志議	一七六
顧譚傳	一七六
與弟雲書	一七九

與長沙夫人書·····	一八〇
與長沙顧母書·····	一八〇
平復帖·····	一八〇

失題·····	一八一
《晉書》限斷議·····	一八一

附錄

一、陸機的專著（晉紀、洛陽記、要覽）·····	一八三
二、陸機傳記資料·····	一八七
三、陸機集序跋·····	二八五

陸機集卷第一

賦一

文賦并序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一〕，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二〕，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三〕。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四〕，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瞳眈而彌鮮，物昭晰

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五〕，懷響者必彈〔六〕。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七〕，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咀晤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僊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八〕，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

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之難便〔一〕。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巔〔二〕。謬玄黃之秩序，故渙忍而不鮮。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全〔三〕，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四〕，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緝繡〔五〕，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忖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或若發穎堅，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六〕。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七〕下里〔八〕於〔九〕白雪〔一〇〕，吾亦濟夫所偉。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一一〕。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

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一六〕。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一七〕。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一八〕。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一九〕。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踉蹌於短垣〔二〇〕，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

若夫感應之會〔二一〕，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馭選，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蹟，頓精爽於自求〔二二〕。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二三〕。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

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三〕。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三〕。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校勘記

〔一〕李善注《文選》一七無「其」字。

〔二〕《藝文類聚》五十六無「蓋」字。

〔三〕李善注《文選》一七無「爾」字。

〔四〕「駿烈」，《藝文類聚》五十六、影宋鈔本並作「俊烈」。案：《文選》張銑注云：「詠當時俊美之述作，誦先賢詞賦之芬芳。」亦可通。

〔五〕「抱景」，《藝文類聚》五十六作「藏景」。

〔六〕「必彈」，《文選》一七作「畢彈」。「畢」字與上句「咸」字對言，作「畢」近是。

〔七〕「之顯」，影宋鈔本作「末顯」。《文鏡秘府論·集論》亦作「末顯」，周維德校云：「《抄本》『末』、『末』兩字常不分，疑當作『末』。案『本隱』與『末顯』相對，作『末顯』近是。」

〔八〕「圓」，原作「照」，《文選》一七作「員」，影宋鈔本作「圓」。「員」、「圓」同。李善注云：「方圓，謂規矩也。言文章在有方圓規矩也。」今據改。

〔九〕「之」，《文選》一七作「而」。

〔一〇〕「恆」，原作「常」，蓋宋本避諱改，今據《文選》一七更正。

〔一一〕「全」，《文選》一七、影宋鈔本並作「致」。李善注云：「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宜據改。

〔一二〕「而」，《藝文類聚》五十六作「以」。

〔一三〕「炳」，《藝文類聚》五十六作「爛」。

〔一四〕「締」，《文選》一七同，影宋鈔本作「褫」。李善注云：「或爲『締』。『締』猶去也。」胡克家《考異》曰：「陳云：『兩『締』字並當作『褫』，五臣本可據。案：所校最是，各本皆誤。』案：《文選》·張衡《東京賦》曰：『罔然若醒，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也。』『褫』，《說文》：『奪衣也。』作『褫』較勝。」

〔一五〕「言徒靡」，《文選》一七作「徒靡言」。胡克家《考異》云：「袁本、茶陵本『徒靡言』作『言徒靡』。案：二本不著校語，蓋尤誤倒也。」

〔一六〕「歸」，影宋鈔本作「頤」，亦可通。

〔一七〕「聲高」，《文選》一七作「高聲」。

〔一八〕「吹」，《文選》一七同，影宋鈔本作「蚩」。李善注云：「『吹』，笑也。『吹』與『蚩』同。」胡克家《考異》云：「袁本『吹』作『嗤』，校語云：『善作『蚩』』。茶陵本作『吹』，與此同。校語云：『五臣作『嗤』』。案：袁本所見是也。士衡自用『蚩』字，善以『蚩』字本不訓笑，故取『吹』字爲注。」又錢培名《札記》曰：「『吹』當作『蚩』，《文選》亦誤。」案：《說文》：「蚩，戲笑貌，與『嘻』通。」錢說是。

〔一九〕「予」原作「手」，《文選》一七作「予」。李善注引毛萇曰：「兩手曰掬。」「手掬」不通，作「予掬」爲是。今據《文選》改。

〔二〇〕「垣」，影宋鈔本作「韻」。胡克家《文選考異》云：「袁本、茶陵本『垣』作『韻』，不著校語。案注中『短垣』語，二本亦

無之，恐尤改，未必是也。」案：「短韻」與下文「足曲」正相對，宜據改。

〔三〕「感應」，《文選》一七，《藝文類聚》五十六並作「應感」，宜據改。

〔三〕「於」，《藝文類聚》五十六、影宋鈔本並作「而」，宜據改。

〔三〕「乙乙」，《文選》一七同，《藝文類聚》五十六、影宋鈔本並作「軋軋」。《說文》：「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強，

其出乙乙也。」《史記·律書》云：「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文選》李善注云：「乙音軋。」是二者皆可通。

〔四〕影宋鈔本「由」下有「也」字。

〔五〕「於」，《文選》卷一七作「乎」。

感時賦

悲夫冬之爲氣，亦何懽懽以蕭索。天悠悠其彌高，霧鬱鬱而四幕〔一〕。夜緜邈其難終，日晚晚而易落。敷層雲之葳蕤，墜零雪之揮霍〔二〕。冰冽冽而寢興〔三〕，風漫漫而妄作〔四〕。鳴枯條之泠泠，飛落葉之漠漠。山崢嶸以含瘁，川蜃蛇而抱涸。望八極以矐漭，普宇宙而寥廓。伊天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歡。魚微微而求偶〔五〕，獸岳岳而相攢。猿長嘯於林杪〔六〕，鳥高鳴於雲端。矧余情之含瘁，恆睹物而增酸〔七〕。歷四時之迭感，悲此歲之已寒。撫傷懷以嗚咽，望永路而泛瀾。

校勘記

〔一〕「四幕」，《御覽》二七作「漠漠」。

〔二〕「雪」，《御覽》二七作「露」。

〔三〕「冰」，《初學記》三、《御覽》二七並作「寒」。

〔四〕「漫漫」，《初學記》三、《御覽》二七並作「謾謾」。又「妄」，《御覽》作「屢」。

〔五〕「而」，《初學記》三作「以」。

〔六〕「杪」，《初學記》三作「峯」。

〔七〕「酸」，影宋鈔本作「歎」。

豪士賦并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一〕，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二〕，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四〕。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五〕，蓋得之於時勢也〔六〕。歷觀古今〔七〕，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八〕，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九〕，自下裁物者哉〔一〇〕！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一一〕；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

嗟乎！光於四表〔一二〕，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一三〕，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一四〕，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睹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一五〕，危機將發，

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二六〕，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

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二七〕，震主之勢，位莫盛焉〔二八〕，率意無違，欲莫順焉〔二九〕。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三〇〕，而大欲不乏於身〔三一〕，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三二〕，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疊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三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而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恆才瑣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而樞極〔三四〕，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保〔三五〕。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未完。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三六〕。訖浮雲以邁志〔三七〕，豈咎吝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校勘記

〔一〕「循」，《藝文類聚》二十四、《晉書》五十四、影宋鈔本並作「修」。「循」與下句「因」字對言，義較勝。

〔二〕「俟」，《藝文類聚》二十四作「候」。又「風」，《藝文類聚》二十四、《晉書》五十四、影宋鈔本並作「颺」。《文選》四六

胡克家《考異》曰：「何校『風』改『颺』。袁本云：善作『風』。茶陵本云：五臣作『颺』。案：《晉書》作『颺』，或『風』是傳寫之誤。」下文言「烈風」，當作「颺」，宜據改。

〔三〕「者」，《藝文類聚》二十四、《晉書》五十四並作「哉」。

〔四〕「繁」，《晉書》五十四作「煩」。胡克家《文選考異》曰：「何校『繁』改『煩』，云《晉書》作『煩』。陳云：作『煩』爲是。案：『繁』與『煩』音義甚近，或善自與《晉書》有異也。」

〔五〕「不」，《藝文類聚》二十四作「未」。又《藝文類聚》二十四、《晉書》五十四無「而」字。

〔六〕「勢」，《晉書》五十四作「世」。

〔七〕「古今」，《晉書》五十四作「今古」。

〔八〕「盼」，《晉書》五十四作「眄」。疑當作「盼」。《詩經·衛風·碩人》：「美目盼兮。」「盼」，一本亦寫作「眄」。

〔九〕「代」，《晉書》五十四作「世」。錢培名《札記》曰：「唐人諱『世』作『代』，疑本集作『世』，《晉書》作『代』，後人改正未盡，遂互誤耳。」

〔十〕「裁」，《文選》四六作「財」。李善注云：「後以財成，而臣下爲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哉」，《晉書》五十四作「乎」。

〔十一〕「爲」，《晉書》五十四作「以」。

〔十二〕「光」原作「先」，不可通，《晉書》五十四、《文選》四六並作「光」，李善注引《尚書》曰：「光被四表。」今據改。

〔三〕「天」，《文選》四六作「大」。

〔四〕「夫」原作「大」，《文選》四六、《晉書》五十四、影宋鈔本並作「夫」，疑因形近而誤，故據改。

〔五〕「侈」，《藝文類聚》二十四作「侈」。

〔六〕「於」，《晉書》五十四作「有」。

〔七〕「大」，《晉書》五十四作「盛」。

〔八〕《晉書》五十四無此二句。《文選》李善注：「『震主』，已見上文。」可見唐時通行本有此二句，上文亦當作「名莫大焉」。

〔九〕「順」原作「盛」，《文選》四十六、《晉書》五十四、影宋鈔本並作「順」，今據改。

〔一〇〕「冠」，《晉書》五十四作「觀」。

〔一一〕「乏」，《晉書》五十四作「止」。

〔一二〕《晉書》五十四「彼」前有「而」字。

〔一三〕《晉書》五十四「聊」下有「爲」字。

〔一四〕「而」，《藝文類聚》二十四作「與」。

〔一五〕「保」，《藝文類聚》二十四、影宋鈔本並作「魯」。「魯」是「愆」之異體。

〔一六〕「物」，《藝文類聚》二十四作「邦」。

〔一七〕「訖」，《藝文類聚》二十四作「託」，宜據改。

瓜賦

佳哉瓜之爲德，邈衆果而莫賢。殷中和之淳祐〔一〕，播滋榮於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迎朱夏而自延〔二〕。奮修系之莫邁〔三〕，延秀颀之綿綿〔四〕。赴廣武以長蔓，粲煙接以雲連。感嘉時而促節，蒙惠霑而增鮮〔五〕。若乃紛敷雜錯，鬱悅婆娑，發彼適此，迭相經過，熙朗日以熠燿，〔六〕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藟之葦及，相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蔽翠景以自育，綴修莖而星羅。

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括樓、定桃、黃魴、白傳〔七〕、金文〔八〕、密筍〔九〕、小青、大班、玄鼯、素椀、狸首、虎蹯，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濟貌以表內，或惠心而醜顏，或攄文而抱綠〔一〇〕，或披素而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不餽。德弘濟於飢渴，道殷流而貴賤〔一一〕。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氣外歛，溫液密凝，體猶握虛，離若剖冰。

校勘記

〔一〕「淳祐」，《初學記》卷二十八、影宋鈔本並作「淳祐」。

〔二〕「迎」，《初學記》卷二十八作「近」。

〔三〕「莫邁」，《初學記》卷二十八作「莫莫」。

〔四〕「延秀颀」，《初學記》卷二十八作「邁秀體」。

〔五〕「霑」，《初學記》二十八作「露」。

〔六〕「熠燿」，《初學記》二十八作「熠燿」，亦通。阮籍《清思賦》：「色熠燿以流爛兮，紛雜錯以葳蕤。」

〔七〕「傳」，《初學記》二十八、《太平御覽》卷九七八並作「搏」。按作「搏」近是。「搏」通「團」，圓也。《楚辭·九章·橘頌》：「圓果搏兮。」

〔八〕「文」，《藝文類聚》八十七、《初學記》二十八作「叉」，《太平御覽》九七八作「釵」。

〔九〕「密」，各本並作「蜜」，當據改。

〔十〕「而」，《藝文類聚》八十七、《初學記》二十八並作「以」。

〔十一〕「殷」，《藝文類聚》八十七作「殊」。「而」，《藝文類聚》、影宋鈔本並作「於」。

思親賦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一〕，望歸風而效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頽。羨纖枝之在幹，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校勘記

〔一〕「款」原作「欽」，今據《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七、影宋鈔本改。「款」與下句「誠」對言，文意通順。

陸機集卷第二

賦二

遂志賦并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一〕。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托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瑞於汝墳。繇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照，豈舜族之必陳。厭禋祀於故墟，饗禴祭於東鄰。櫛八葉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於遠震〔二〕。仰前蹤之緜邈，豈孤人之能胄。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

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傅栖巖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頓委於楚魏〔三〕，亦凌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劍，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四〕。擬遺跡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校勘記

〔一〕「漏」，《藝文類聚》二十六汪紹楹校云：「疑當作『陋』。」

〔二〕「於」，《藝文類聚》二十六、影宋鈔本並作「以」，宜據改。

〔三〕「頓委」，《藝文類聚》二十六作「傾覆」。

〔四〕「程」，《藝文類聚》二十六作「呈」，近是。

懷土賦并序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縣邈而莫覲，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沒〔一〕，惋隕年於拱木。悲顧盼而有餘〔二〕，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河曲。玩通川以悠想，撫征轡而躑躅〔三〕。伊命駕之徒勤〔四〕，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於南枝〔五〕，吊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解顏。甘葦荼於飴苾，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校勘記

〔一〕「沒」，《藝文類聚》二十六作「物」，近是。

〔二〕「盼」，疑當作「盼」。

〔三〕「征轡」，《藝文類聚》二十六作「歸途」。

〔四〕「命駕」，《藝文類聚》二十六作「躑躅」。

〔五〕「鳥」，《藝文類聚》二十六作「鳥」，是。《古詩·行行重行行》：「胡馬悲北風，越鳥巢南枝。」

行思賦

背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縈，沿汴渠

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沉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陰。涼風淒其薄體〔一〕，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藏綠葉而弄音〔二〕。行彌久而情勞，途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嗟逝官之未久〔三〕，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

校勘記

〔一〕「風」，《藝文類聚》二十七、影宋鈔本並作「氣」。

〔二〕「藏」，《藝文類聚》二十七、影宋鈔本並作「翳」。

〔三〕「逝官」，《藝文類聚》二十七作「逝宦」。錢培名《札記》云：「『逝官』不可解，疑當作『遊宦』。」又「未」，《藝文類聚》二十七作「永」，近是。

思歸賦并序

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一〕，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羌虜作亂〔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節運代序，四時相推〔三〕。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

思之在人，恆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乎川沚〔四〕，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沉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爲期。願靈暉之促景，恆立表以望之。

校勘記

〔一〕「牽役京室，去家四載」八字原脫，今據《太平御覽》六三四補。

〔二〕「羌虜作亂」四字原脫，今據《太平御覽》六三四補。

〔三〕「時」，影宋鈔本作「氣」。

〔四〕「乎」，《藝文類聚》二十七、影宋鈔本並作「於」。

愍思賦并序

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一〕，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時方至其倏忽，歲既去其晼晚。樂來日之有繼，傷頽年之莫纂。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二〕。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盼兮屏營〔三〕。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爲我悲，孤鳥爲我鳴。

校勘記

- 〔一〕「姊」原作「娣」，下文曰「怨伯娣（姊）之已遠」，知非妹也。《藝文類聚》三十四、影宋鈔本並作「姊」，今據改。
- 〔二〕「伯娣」原作「伯姊」，不可通，《藝文類聚》三十四、影宋鈔本並作「伯姊」，據改。
- 〔三〕「盼」，疑當作「盼」。

應嘉賦并序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羣軌以遙企，頓駿羽以婆娑〔一〕。寄沖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於浚澗，泝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修之彷彿，覲幽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清風而寤語〔二〕。發蘭音以清唱，摻玉懷而喻予。

於是葺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賁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迹於餘足。

校勘記

〔一〕「羽」，《藝文類聚》三十六、影宋鈔本並作「翮」，宜據改。

〔二〕「清」，《藝文類聚》三十六作「芳」。

陸機集卷第三

賦三

幽人賦

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雕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列仙賦

夫何列仙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聞道。性沖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餐〔一〕。違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爲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栖，則昌容〔二〕、弄玉、洛宓、江妃，觀百化於神區，覲天皇於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校勘記

〔一〕「飡」，《藝文類聚》七十八作「餐」，與上下文協韻，同據改。

〔三〕「昌容」原作「昌客」。按：昌容爲女仙名，「容」與「客」因形近而誤，故予改正。

凌霄賦

挾至道之容微，狹流俗之紛沮。颺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相予。削陋跡於分丘，省遊仙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詠凌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煥而運流，日月翻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迄，卜良晨而復舉〔一〕。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校勘記

〔一〕「晨」，《藝文類聚》七十八作「辰」。

述思賦

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

貌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旻。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

歎逝賦并序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彫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一〕，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爲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懟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恆雖盡而不寤。雖不寤而可悲〔二〕，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

痛靈根之夙殞，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頽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三〕。咨余命之方殆〔四〕，何視天之茫茫〔五〕。傷懷悽其多念，感貌瘁而鮮歡〔六〕。

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

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啓四體之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之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七〕，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玩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迤〔八〕。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

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感秋華於衰木〔九〕，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校勘記

〔一〕「內」，《文選》一六、《藝文類聚》三十四並作「外」。

〔二〕「而」，《文選》一六作「其」，近是。

〔三〕「亡」，《文選》一六作「忘」，近是。

〔四〕「命」，《文選》一六作「今」，宜據改。

〔五〕「茫茫」，《文選》十六作「芒芒」。李善注云：「『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

〔六〕「感」，《文選》一六作「戚」。「瘁」，《文選》一六同，惟胡克家《考異》云：「『瘁』當作『悴』，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又「鮮」，《文選》一六作「𦵏」。

〔七〕「諒」，影宋鈔本作「亮」。《文選》一六作「諒」。胡克家《考異》曰：「袁本云：善作『諒』。茶陵本云：五臣作『亮』。案本篇『亮造化之若茲』，不作『諒』。二本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

〔八〕「意」，《藝文類聚》三十四作「迫」。

〔九〕「華」，影宋鈔本作「葉」。

大暮賦〔一〕并序

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二〕，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

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維歲而俱喪。諒歲月之揮霍，豈人生之可量〔三〕。知自壯而得老，體自老而得亡。顧黃墟之杳杳，悲泉路之翳翳。挫

千乘猶一毫，當何數乎智慧。徒假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爲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斃。顧萬物而遺恨，收百慮而長逝。撫崇塗而難親，停危軌之將遊。雖萬乘與洪聖，赴此塗而俱稅〔四〕。

於是六親雲起〔五〕，姻族如林，爭塗淹淚，望門舉音。敷幄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肴饌饒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埏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畢，訴玄闕而長辭。歸無塗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塗兮曷因？庭樹兮葉落，暮草兮根陳〔六〕。

校勘記

- 〔一〕「大暮」，《北堂書鈔》卷九十二、《初學記》卷十四並作「大墓」，宜據改。
- 〔二〕「得失」，《藝文類聚》三十四作「失得」。
- 〔三〕「諒歲月之揮霍，豈人生之可量」二句，據《初學記》十四補。
- 〔四〕「撫崇塗」至「俱稅」四句，據《北堂書鈔》九十二補。
- 〔五〕「起」，《北堂書鈔》九十二作「赴」。
- 〔六〕「暮」，疑當作「墓」。

感丘賦

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沿黃河之曲湄。覩墟墓於山梁，託崇山以自綏〔一〕。見兆域之藹藹，羅魁封之纍纍。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盼留心〔二〕，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悲〔三〕。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爲期。

校勘記

〔一〕「山」，《藝文類聚》四十作「丘」。

〔二〕「盼」，《藝文類聚》四十作「眄」。

〔三〕「悲」，《藝文類聚》四十作「惡」，近是。

陸機集卷第四

賦四

浮雲賦

有輕虛之豔象，無實體之真形。原厥本初〔一〕，浮沉混并。六律籥應〔二〕，八風時邁。玄陰觸石，甘澤霽霈。勢不崇朝，露彼無外〔三〕。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鐘首之鬱律，乍似塞門之寥廓〔四〕。若靈園之列樹，攢寶耀之炳粲〔五〕。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巖英煥。龍逸蛟起，熊厲虎戰〔六〕。鸞翔鳳翥，鴻驚鶴奮。鯨鯢泝波，蛟鰐衝遁。若拒鬯揚芒，嘉穀垂穎〔七〕，朱絲亂紀〔八〕，羅袿失領。飛仙凌虛，隨風遊聘。有若芙蓉羣披，薜華總會，車渠繞理〔九〕，瑪瑙緝文。

校勘記

〔一〕「原」，原作「厚」，不可通。《初學記》一、《藝文類聚》一、影宋鈔本並作「原」，今據改。

〔二〕「籥」，《初學記》一作「和」。錢培名《札記》曰：「蓋本是『穌』字也。」

〔三〕「露彼」，《初學記》一作「覆被」。

〔四〕「塞門」，原作「寒門」，《初學記》一、《太平御覽》八、《事類賦注》二並作「塞門」，今據改。

〔五〕「若靈園之列樹，攢寶耀之炳粲」二句，據《太平御覽》八補。

〔六〕「龍逸蛟起，熊厲虎戰」二句，據《事類賦注》二補。

〔七〕「若拒鬯揚芒，嘉穀垂穎」二句，據《北堂書鈔》一百五十補。

〔八〕「紀」，《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作「純」，近是。

〔九〕「車渠繞理」原作「車渠統理」，不可通。《初學記》一作「車渠繞理」，《太平御覽》八〇八引《靈龜賦》亦有「車渠繞理，瑪瑙縹文」二句，今據改。

白雲賦

攄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烟煴。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勳。發憤靈石，擢性洪流，興曜曾泉，升跡融丘。盈八紘以餘憤，雖彌天其未泄。豈假期於遷晷，邁崇朝而倏忽〔一〕。紅蘂發而茵萑，金翹援而合葩。神收鬼化，弼性違序。鳥殊類而比栖，獸異跡而同處。蛟

引翳而並潛，龍攀鴻而雙舉。鸞舞角以軒罷，鷺企翮而延佇。長城曲蜿〔二〕，采閣相扶。聳瑤臺之巖巖，構瓊闥之離婁。雄虹矯而垂天，翠鳥軒而扶日。

校勘記

〔一〕「邁」原作「遇」，《藝文類聚》一、影宋鈔本並作「邁」，今據改。

〔二〕《文選》二八李善注引於「長城」前有「似」字。

鼓吹賦

原鼓吹之攸始〔一〕，蓋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飄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彷徨依違〔二〕，合歡嚼弄〔三〕，乍數乍稀。音躑躅於唇吻，舌將舒而復迴〔四〕。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音〔五〕。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嘖蹙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垌，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校勘記

〔一〕「攸」，《太平御覽》五六七作「所」。

〔二〕「彷徨」，《藝文類聚》六十八作「怏惶」。

〔三〕「合」，《藝文類聚》六十八、影宋鈔本並作「含」。

〔四〕「舌」，《藝文類聚》六十八、影宋鈔本並作「若」，宜據改。

〔五〕「音」，《藝文類聚》六十八、影宋鈔本並作「吟」，宜據改。

漏刻賦

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效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玄鳥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

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一〕。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胸吐，水無滯咽。形微獨繭之緒，逝若垂天之電。偕四時以合最，指昏明乎無殿。籠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

夫其立體也簡，而效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鐘，導流不過一筵，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徵聽者假其察〔二〕，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曆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蹟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校勘記

〔一〕「恒」，《太平御覽》二作「絙」，近是。

〔二〕「徵聽」，《藝文類聚》六十八，《初學記》二十五並作「微聽」，近是。

羽扇賦

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一〕。諸侯掩塵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玄覽〔二〕，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繁於後〔三〕，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簞蒲。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四〕。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麗，固體俊而用鮮。彼凌霄之偉鳥〔五〕，播鮮輝之蓓蓓〔六〕。隱九臯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醜靈龜而遠期，超長年而久眄。

累懷璧於美羽，挫千載乎一箭〔七〕。委曲體以受制〔八〕，奏雙翅而爲扇。則其布翮也，差洪細，秩長短，稠不逼，稀不簡。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移圓根於正體〔九〕，因天秩乎舊貫。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真膺。翩翩以微振〔一〇〕，風飄飄以垂婉〔一一〕。妙自然以爲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執手也安〔一二〕，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憲靈樸於造化，審真則而妙觀〔一三〕。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辭曰〔一四〕：

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掌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杪。

校勘記

〔一〕「鶴」，《太平御覽》七六六作「鵠」。

〔二〕「昔者」之前，嚴可均輯《全晉文》有「諸侯曰」三字。

〔三〕「繁」原誤作「繫」，今據《藝文類聚》六十九、《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和影宋鈔本改。

〔四〕「椎輪」原作「推輪」，誤。蕭統《文選序》云：「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藝文類聚》六十九正作「椎輪」，今據改。

〔五〕「偉鳥」，《初學記》二十五作「遠鳥」。按《搜神後記》云：「丁令威本遼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此或即用

「遠鶴」之典。

〔六〕「蓓蓓」，《初學記》二十五作「輕蓓」。

〔七〕「載」，《初學記》二十五作「歲」。

〔八〕「曲」，《初學記》二十五作「四」。「四體」與「雙翅」對言，似當作「四」。

〔九〕「正」，《初學記》二十五作「新」。「新體」與「舊貫」對言，作「新」近是。

〔十〕「翩翩」，《初學記》二十五作「翩翩」。

〔十一〕「婉」，《初學記》二十五作「婉」。

〔十二〕「執」，《初學記》二十五作「在」。

〔十三〕「真」，《藝文類聚》六十九、影宋鈔本並作「貞」。

〔十四〕「辭」，《藝文類聚》六十九作「亂」。

鰲賦并序

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鰲，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狹以妨「一」。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其於指掌。鼻嘗氣而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燕逸「二」，竄洪流而潛藏。

咀蕙蘭之芳茝，翳華藕之垂房。

校勘記

「一」此句有脫誤。《藝文類聚》九十六作「徒廣以妨」，亦有誤。嚴可均輯《全晉文》作「徒廣肩以妨速」，不知何據，可備一說。

「二」「燕」，《藝文類聚》九十六作「魚」。

桑賦并序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爲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疏豐衍，抑有瑰異焉。

夫何佳樹之洪麗，超託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洞，矯千條而上征。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族類，體豔衆木，黃中爽理，滋榮煩縟。綠葉興而盈尺，崇條蔓而層尋「一」。希太極以延峙，映承明而廣臨。華飛鵠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唯曆數之有紀，恒依物以表德。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誇百世而勿翦，超長年以永植。

校勘記

「一」「層」，《藝文類聚》八十八作「曾」，《太平御覽》九五五作「增」，古並通。

陸機集卷第五

詩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降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祐。乃眷斯顧，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傍駭，天晷仰澄。淳曜六合，皇慶攸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二〕。九區克咸，謳歌以詠〔三〕。皇上纂隆，經教弘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儀形祖宗，妥綏天保。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淵沖，天姿玉裕。蕞爾小臣，邈彼荒遐。弛厥負擔，振纓承華。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校勘記

〔一〕《藝文類聚》三十九題作《侍皇太子宣猷堂詩》。詩句次序與此有異，末多「明明隆晉，茂德有赫」兩句。案：「明明」二句與下《皇太子賜讌詩》重出，似《類聚》有誤。又《太平御覽》一七六云：「陸機四言詩序曰：『太子宴朝士於宣猷』」

堂，遂命機賦詩。『疑卽本詩小序。

〔三〕「揚」原誤作「楊」，今據《文選》二十、《詩紀》二十五改。《詩經·大雅·江漢》曰：「對揚王休。」本集《贈弟士龍詩》曰：「對揚休顯。」可資佐證。

〔三〕「謳」，《文選》二〇作「譙」。

皇太子賜譙〔一〕并序

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以前事倉卒，未得宴。三月十六日，有命清宴，感聖恩之罔極，退而賦此詩也〔二〕。

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形在昔。徽言時宣，福祿來格。勞謙降貴，肆敬下臣。肇彼先驅，翻成嘉賓。

校勘記

〔一〕《北堂書鈔》六十六作《皇太子清宴詩》，《太平御覽》卷五三九作《皇太子請宴詩》。

〔二〕此詩序原無，據《北堂書鈔》六十六、《太平御覽》五三九補。

春詠〔一〕

節運同可悲，莫若春氣甚。和風未及燠，遺涼清且凜。

校勘記

〔一〕《詩紀》二十五題下注云：「亦見《鮑明遠集》。」按宋本《鮑集》無此詩，今本有，似《鮑集》誤。

遨遊出西城

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都邑。逝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熠。遷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靡靡年時改，冉冉老已及〔一〕。行矣勉良圖，使爾修名立。

校勘記

〔一〕「冉冉」，原作「苒苒」，誤。《離騷》：「老冉冉其將至矣。」

赴洛二首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轂越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携手，永歎結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沉。肆目眇弗及〔一〕，緬然若雙潛。南望泣

玄渚，北邁涉長林。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亶亶孤獸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慨我歎〔二〕，寤寐涕盈衿〔三〕。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遺安愈〔四〕，永歎廢寢食〔五〕。思樂樂難誘，日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爲，纏綿胸與臆。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校勘記

〔一〕「弗」，《文選》二六、《詩紀》二十五並作「不」。

〔二〕「慨」，《文選》二六作「愷」。

〔三〕「衿」原作「矜」，形近而誤。《文選》二六、影宋鈔本、《詩紀》二十五並作「衿」，今據改。

〔四〕「愈」，《文選》二六同，胡克家《考異》云：「愈當作念」，注同，各本皆誤，據注引《東京賦》訂也。五臣作「念」，即

「念」字形近之訛，可借爲證。」

〔五〕「寢」，《文選》二六作「餐」。

又赴洛道中二首〔一〕

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二〕，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三〕。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校勘記

〔一〕《文選》二六作《赴洛道中作二首》。

〔二〕「之」，《藝文類聚》二十七作「爲」。

〔三〕「安」，《文選》二六、《藝文類聚》二十七並作「按」。

招隱〔一〕

駕言尋飛遁，山路鬱盤桓。芳蘭振惠葉，玉泉涌微瀾。嘉卉獻時服，靈朮進朝餐。
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盪玉渚，文魚躍中波。

校勘記

〔一〕《詩紀》二十五作《招隱二首》，以「駕言尋飛遁」六句爲一首，「尋山求逸民」四句爲一首，無「朝採南澗藥」六句。

《藝文類聚》三十六引「駕言尋飛遁」至「迴芳薄秀木」爲一首，「尋山求逸民」以下爲另一首。案「朝採」六句與下面又一首《招隱》詩重複，而後詩見於《文選》二十二，詩意韻律皆渾然一體，疑《藝文類聚》摘引此詩時，在「朝採」句前漏加「又詩曰」三字，致使兩詩誤爲一首。錢培名《札記》云：「《類聚》本摘引三詩，而綴輯陸集者合而爲一，不覺其韻之雜出并悟其複出於後，可謂憤憤。」今從《詩紀》刪去「朝採」以下六句，分其詩爲二首。

園葵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一〕，歲暮商飈飛〔二〕。曾雲無溫液〔三〕，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四〕。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校勘記

〔一〕「柔」，《藝文類聚》八十二作「和」。

〔二〕「商」，《藝文類聚》八十二作「傷」。

〔三〕「雲」，《藝文類聚》八十二作「露」。

〔四〕「衰」原作「哀」，《藝文類聚》八十二、影宋鈔本、《詩紀》二十五並作「衰」，今據改。

招隱

明發心不夷〔一〕，振衣聊躑躅〔二〕。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藻〔三〕，夕息西山足〔四〕。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五〕，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校勘記

- 〔一〕「夷」，《太平御覽》五一〇作「怡」。
〔二〕「振衣」，《太平御覽》五一〇作「投袂」。
〔三〕「藻」，《藝文類聚》三十六作「藥」。
〔四〕「息」，《太平御覽》五一〇作「宿」。
〔五〕「激楚」，影宋鈔本作「結風」。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婉孌居人思，紆鬱游子情。明發遺安寐，晤言涕交纓〔二〕。分途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三〕，傾耳玩餘聲。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四〕，承明子棄予。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

絕端，悼來憂成緒。感別慘舒翮，思歸樂春渚〔五〕。

校勘記

〔一〕《藝文類聚》二十九、《詩紀》二十五並題作《於承明作與弟士龍》。《文選》二四題注曰：「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二〕「晤」，《文選》二四作「寤」，李善注引《毛詩》曰：「獨寐寤言。」

〔三〕「眄」，《文選》二四作「盼」。

〔四〕「昨」原誤作「作」，今據《文選》二四、影宋鈔本改。

〔五〕「春」，《文選》二四、影宋鈔本、《詩紀》二十五並作「遵」，當據改。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在昔蒙嘉運〔一〕，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玄冕無醜士〔二〕，冶服使我妍。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三〕。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校勘記

〔一〕「嘉運」，《文選》二十六作「嘉惠」。案：賈誼《吊屈原文》曰：「共承嘉惠。」又《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宜據改。

〔二〕「玄」，《太平御覽》六八六作「冠」。

〔三〕「麗且鮮」，《太平御覽》六八六作「皆雋民」。

贈馮文黷遷斥丘令〔二〕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閭闔既開，承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奕奕馮生，哲問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鑠。邁心玄曠，矯志崇邈。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二〕，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頍者弁，千載一彈。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僉曰爾諧，俾民是紀。乃眷北徂，對

揚帝祉。

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借曰未洽，亦既三年。居陪華幄，出從朱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嗟我懷人，其邁唯永。

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非子之念，心孰爲悲！

校勘記

〔一〕《文選》二四題注曰：「集云：『文獻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疑是本詩小序。

〔二〕「自」，《藝文類聚》三十一作「彼」。

答賈謐并序

余昔爲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一〕。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人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二〕。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大辰匿暉^{〔三〕}，金虎習質^{〔四〕}。雄臣馳驚^{〔五〕}，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啓土雖難^{〔六〕}，改物承天。

爰茲有魏，卽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天厭霸德，皇祚告覺^{〔七〕}。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祐。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東朝既建，淑問峩峩。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袞服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密^{〔八〕}，服舛義稠。游跨三春，情

固二秋。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九〕，我服載暉。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分索則易，携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一〇〕。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狷狂厲聖〔二〕。儀形在昔，予聞子命。

校勘記

〔一〕《文選》二四無「魯公」二字。

〔二〕《文館詞林》一百五十六、影宋鈔本並無「云爾」二字。

〔三〕「暉」，《文選》二四作「耀」，疑非。《文館詞林》一百五十六、影宋鈔本並作「暉」。

〔四〕「習」，《文館詞林》一百五十六、影宋鈔本並作「曜」，宜據改。

〔五〕「馳」，《文館詞林》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三十一並作「騰」。

〔六〕「雖」，《文館詞林》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三十一並作「綏」。

〔七〕「皇祚」，《文選》二四作「黃祚」。

〔八〕「密」，《文選》二四、影宋鈔本並作「比」。

〔九〕「閣」原作「閤」，今據《文選》二四、《文館詞林》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三十一、影宋鈔本改。

〔一〇〕「如蘭」，《文選》二四作「之蘭」，李善注：「《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蘭，力旦切，協韻力丹切。

〔一一〕「猖狂」，《文選》二四作「狂猖」，李善注引《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猖乎！狂者進取，猖者有所不爲也。』」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淒風迂時序，苦雨遂成霖。朝游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一〕。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朝游遊層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修雷，黃潦浸階除〔二〕。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沉稼湮梁穎，流民泝荆徐。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

校勘記

〔一〕「阻」，《文選》二四作「隔」，非。

〔二〕「黃」，《詩紀》二十五作「潢」，是。

贈顧交趾公貞〔一〕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校勘記

〔一〕《藝文類聚》二十九題作「送顧公直詩」。又「公貞」，《文選》二四作「公真」，李善注引《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案：《藝文類聚》作「公直」誤。

贈從兄車騎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爲心〔一〕。彷彿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

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校勘記

〔一〕「誰」原誤作「難」。《文選》二四、影宋鈔本並作「誰」，今據改。

答張士然

潔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一〕。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
逍遙春玉圃〔二〕，躑躅千畝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余固
水鄉士，摠轡臨清淵。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校勘記

〔一〕「眠」，《文選》二四作「瞑」。

〔二〕「圃」，影宋鈔本作「園」，《詩記》二十五注：「五臣作『園』。」

贈馮文熊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

誰爲感，願言懷所欽。發軫清洛汭〔一〕，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校勘記

〔一〕「清洛」，《初學記》十八作「濁渭」。

贈弟士龍

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携手俱，契闊成駢服。

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

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遂時來運，與子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層城阿。畢劉贊文武，潘生蒞邦家。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答潘尼

於穆同心，如瓊如琳。我東日徂，來餞其琛。彼美潘生，實綜我心。探我玉懷，疇爾惠音。

贈潘尼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升太玄。舍彼玄冕，襲此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

贈紀士

瓊瓌俟豐價，窈窕不自鬻。有美蛾眉子，惠音清且淑。修姱協姝麗，華顏婉如玉。

爲陸思遠婦作

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己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何耽時寵，遊宦忘歸寧！雖爲三載婦，顧景媿虛名。歲暮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瓊。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悼憂苦〔一〕？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歡沉難尅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二〕。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游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絃與箏〔三〕。願保金石軀〔四〕，慰妾長飢渴。

校勘記

〔一〕「修」，《玉臺新詠》三作「循」。

〔二〕「浙」，影宋鈔本作「游」。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有校語云：『游』，善作『浙』。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善但引『江有汜』爲注，而不注浙江，是江汜連文，非浙江連文，蓋亦作『游』，與五臣無異，傳寫誤也。」宜據改。

〔三〕「箏」，《文選》二四作「括」。「箏」、「括」義同。

〔四〕「軀」，《玉臺新詠》三作「志」。

爲周夫人贈車騎

碎碎織細練，爲君作繡。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夫。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時得君書，聞君在京城。京城華麗所，璀璨多異人〔一〕。男兒多遠志，豈知妾念君。昔者與君別，歲律薄將暮〔二〕。日月一何速，素秋墜湛露。湛露何冉冉，思君隨歲晚。對食不能食，臨觴不能飲〔三〕。

校勘記

〔一〕「異人」，《玉臺新詠》三、影宋鈔本作「異端」。

〔二〕「歲律」，《玉臺新詠》三作「歲聿」。《詩經·唐風·蟋蟀》云：「歲聿其暮。」宜據改。

〔三〕「飲」，《玉臺新詠》三、《詩紀》二十五並作「飯」。

陸機集卷第六

擬古十二首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沉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校勘記

〔一〕「棟」，原作「梁」。《文選》三〇、《藝文類聚》三十九、影宋鈔本並作「棟」，今據改。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一〕，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二〕，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睨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校勘記

〔一〕「清」，《玉臺新詠》三作「天」。

〔二〕「冶」，《玉臺新詠》三作「綺」。《文選》三〇李善注：「『冶』，或爲『綺』，非也。」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蘂，穹谷繞芳蘭〔一〕。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沉思鍾萬里〔二〕，躑躅獨吟歎。

校勘記

〔一〕「繞」，《玉臺新詠》三作「饒」，近是。

〔二〕「沉」原誤作「況」。今據《文選》卷三〇、《玉臺新詠》卷三、影宋鈔本改。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一〕。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二〕。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校勘記

〔一〕「熠熠」，《藝文類聚》三十二作「熠燿」。

〔二〕「美顏色」，《玉臺新詠》三作「華美色」。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一〕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二〕。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三〕，長嘯人飛颺〔四〕。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校勘記

〔一〕「朝陽」，《藝文類聚》三十二作「春陽」。案：《古詩》有「蘭若生春陽」一首，宜據改。

〔二〕「終不彫」，《玉臺新詠》三作「不敢凋」。

〔三〕「月」，《玉臺新詠》三作「時」。

〔四〕「飛颺」，《玉臺新詠》三作「風飄」。

擬青青陵上柏

苒苒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一〕。三閭結飛轡，大壑嗟落暉〔二〕。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三〕。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游澧水湄。

校勘記

〔一〕「頽」，《玉臺新詠》三作「遺」。

〔二〕「嗟」，《玉臺新詠》三作「悲」。

〔三〕「若」，《玉臺新詠》三作「悵」。

擬西北有高楼

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一〕。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二〕，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三〕，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

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校勘記

〔一〕「迢迢」，《文選》三〇、《玉臺新詠》三並作「苕苕」。案：「苕苕」與「迢迢」通。

〔二〕「琴」，《藝文類聚》六十二作「瑤」。

〔三〕「能」，《文選》三〇作「得」。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一〕。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二〕，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採此欲貽誰〔三〕？

校勘記

〔一〕「迢迢」，《文選》三〇、《玉臺新詠》三並作「苕苕」。

〔二〕「久」，《藝文類聚》二十九作「忽」。

〔三〕「欲貽」，《藝文類聚》二十九作「當遺」。

擬東城一何高 擬西北有高樓 擬庭中有奇樹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雁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一〕}。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二〕}。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校勘記

〔一〕「多苦心」，《藝文類聚》四十一作「苦用心」。

〔三〕「杖」，《藝文類聚》四十一作「振」。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一〕。休咎相乘蹶，翻覆若波瀾〔二〕。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歡。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校勘記

〔一〕「難」，《藝文類聚》四十一、影宋鈔本並作「艱」。

〔三〕「若」，《藝文類聚》四十一作「各」。

從軍行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一〕。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溪谷深無底〔二〕，崇山鬱嵯峨。

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焦鮮藻〔三〕，寒冰結衝波。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飡不免胄〔四〕，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校勘記

〔一〕「飄飄」，《藝文類聚》四十一作「飄飄」，《詩紀》二十四注：「五臣作『飄』。」又「窮四遐」，《藝文類聚》四十一作「窮西河」，《樂府詩集》三十二注：「一作『窮西河』。」

〔二〕「溪」，《文選》二八作「深」，《詩紀》二十四注：「五臣作『溪』。」又「深」，《文選》二八作「邈」，《詩紀》二十四注：「五臣作『深』。」

〔三〕「焦」原作「集」，《文選》二八亦作「集」，胡克家《考異》曰：「『集』當作『焦』。……『集』字於文義全乖，各本但傳寫誤，非善如此。」今據《樂府詩集》三十二、影宋鈔本改。

〔四〕「飡」，《文選》二八、《藝文類聚》四十一作「食」，《樂府詩集》二十二作「餐」，「飡」、「餐」字通。

豫章行

泛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一〕。川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

麀麀鮮克禁。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校勘記

〔一〕「高」，《藝文類聚》四十一作「南」，《樂府詩集》三十四注：「一作『南』。」

苦寒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險難〔一〕。俯入穹谷底〔二〕，仰陟高山盤。凝冰結重磳，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睹白日景，但聞寒鳥喧〔三〕。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四〕。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飡〔五〕。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六〕，慊慊恒苦寒。

校勘記

〔一〕「難」，《藝文類聚》四十一、《樂府詩集》三十三、影宋鈔本並作「艱」。

〔二〕「穹」原作「窮」，《文選》二八、《太平御覽》三四、《樂府詩集》三十三、影宋鈔本並作「穹」。李善《文選注》引《韓詩》曰：「在彼穹谷。」今據改。

〔三〕「喧」，《樂府詩集》三十三、影宋鈔本作「囂」。

〔四〕「慘愴」，《樂府詩集》三十三作「慘慘」。

〔五〕「待」，《藝文類聚》四十一作「食」，《太平御覽》三四作「噉」。

〔六〕「行役人」，《藝文類聚》四十一作「人行役」。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一〕。往問陰山侯〔二〕，勁虜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縣。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三〕。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四〕，收功單于旃。振旅勞歸士，受爵藁街傳。

校勘記

〔一〕「高」原作「陰」，《文選》二八、《藝文類聚》四十一、《太平御覽》八〇〇、《樂府詩集》三十八並作「高」，今據改。

〔二〕「陰」，《太平御覽》八〇〇作「燕」，疑非。

〔三〕「器」，《藝文類聚》四十一作「德」。

〔四〕「遵」，《藝文類聚》四十一作「軍」。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塗〔一〕，攬衣不及裳〔二〕。撫膺携客泣，掩淚敘溫涼〔三〕。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壠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四〕。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校勘記

〔一〕「赴」，《藝文類聚》四十一作「起」。

〔二〕「裳」，《藝文類聚》四十一作「裝」。

〔三〕「掩」原誤作「淹」，今據《文選》二八、《樂府詩集》四十改。

〔四〕「芒芒」，《樂府詩集》四十作「茫茫」。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闐，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邃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一〕，容華隨年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宴安消靈根，鳩毒不可恪。無以肉食

資〔三〕，取笑葵與藿。

校勘記

〔一〕「誠」，《樂府詩集》六十一作「盛」，並注云：「一作『人生誠行過』。」
〔二〕「肉食」，《藝文類聚》四十一作「酒肉」。

齊謳行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或曰《羅敷豔歌》〔一〕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二〕，濬房出清顏〔三〕。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四〕。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五〕。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璫。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軒。清川含藻影，高岸被華丹〔六〕。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七〕，雅舞播幽蘭。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源〔八〕。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歡。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校勘記

〔一〕《玉臺新詠》三、《初學記》十九、《太平御覽》三八一題作《艷豔歌行》。

〔二〕「妖麗」，當作「姣麗」。胡克家《文選考異》曰：「『妖』當作『姣』，注同。善引《呂氏春秋》『公姣且麗』，在《達鬱》。又王逸《楚辭注》：『姣，好也。』在《大招》『姣麗施只』下。作『姣』甚明。袁、茶陵二本作『妖』，所載五臣向注云：『妖，美。』必各本以五臣亂善。又盡改注中『姣』字作『妖』，而幾於莫可辨識矣。今特訂正之。」

〔三〕「濬房」，《玉臺新詠》三作「洞房」。又「濬」當作「邃」，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注引『廣廈邃房』，是善正文作『邃』字。」

〔四〕「秀色」，《玉臺新詠》三作「彩色」。

〔五〕「粲粲」，《藝文類聚》四十一作「霞粲」。

〔六〕「岸」，《文選》二八作「崖」。

〔七〕「響」，《玉臺新詠》三作「音」。

〔八〕「無」，《文選》二八作「乏」。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一〕，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校勘記

〔三〕「樸」原作「不」，《文選》二八、《藝文類聚》四十一、《樂府詩集》三十五、影宋鈔本並作「樸」。《文選》李善注引《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今據改。

前緩聲歌

游仙聚靈族，高會層城阿〔一〕。長風萬里舉〔二〕，慶雲鬱嵯峨。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肅肅宵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栖瓊鸞〔三〕，玉衡吐鳴和。

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四〕，輕舉乘紫霞〔五〕。摠轡扶桑枝〔六〕，濯足湯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校勘記

- 〔一〕「會」，《藝文類聚》四十二「宴」，《太平御覽》五六作「譙」。「層城」，《玉臺新詠》三作「曾山」。
〔二〕「舉」，《藝文類聚》四十二作「急」。
〔三〕「瓊鸞」，《玉臺新詠》三作「瑣鸞」。
〔四〕「周」，《藝文類聚》四十二作「終」。
〔五〕「輕舉乘」，《玉臺新詠》三作「輕軒垂」。
〔六〕「枝」原誤作「技」，今據《文選》二八、《玉臺新詠》三、《樂府詩集》六十五改。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一〕？年往迅勁矢〔二〕，時來亮急弦。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用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三〕。

校勘記

〔一〕「豈徒」，《藝文類聚》四十二、《樂府詩集》三十作「徒自」。

〔二〕「迅」，《詩紀》二十四作「信」，未知何據。

〔三〕「承」，《樂府詩集》三十作「乘」。《文選》李善注引《楚辭》曰：「願乘閒而自察。」宜據改。

吳趨行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一〕，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峨峨〔二〕，飛閣跨通波。重櫓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首頓世羅〔三〕。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多侈〔四〕，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推爲此歌。

校勘記

〔一〕「始」，《藝文類聚》四十一作「紀」。《詩紀》二十四注：「一作『紀』。」

〔二〕「峨峨」，《樂府詩集》六十四作「嵯峨」。

〔三〕「矯首」，《文選》二八、《藝文類聚》四十一、影宋鈔本並作「矯手」。李善注引《說文》曰：「矯，舉手也。」宜據改。
〔四〕「多」，《文選》二八、《樂府詩集》六十四、影宋鈔本並作「足」，宜據改。

塘上行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一〕，移居華池邊〔二〕。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三〕。霑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四〕。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歡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五〕。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校勘記

〔一〕「風雲」，《玉臺新詠》三、《樂府詩集》三十五作「風雨」。《文選》二八李善注引《周易》曰：「潤之以風雨。」疑《文選》原作「風雨」。

〔二〕「居」，《玉臺新詠》三作「君」。

〔三〕「泉」，《玉臺新詠》三作「淵」，《樂府詩集》三十五注：「一作『淵』。」疑「泉」乃唐人諱改。

〔四〕「繁華」，《文選》二八、《玉臺新詠》三作「華繁」，近是。

〔五〕「懼」，《詩紀》二十四注：「一作『欺』。」未知所據。

悲哉行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
翩鳴鳩羽，啾啾倉庚吟。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客遊
士〔一〕，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沉〔二〕。願託歸風
響，寄言遺所欽。

校勘記

〔一〕「客遊士」，《文選》二八、《藝文類聚》四十一並作「遊客士」。

〔二〕「若」原誤作「苦」，今據《文選》二八改。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一〕？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
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
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既臧。短歌有詠〔二〕，長夜無荒。

校勘記

〔一〕「壽」，《樂府詩集》三十作「生」。

〔三〕「有」，《樂府詩集》卷三十、影宋鈔本並作「可」。

陸機集卷第七

樂府

折楊柳

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
豐隆豈久響〔一〕，華光但西隤〔二〕。
日落似有竟，時逝恒若催。
仰悲朗月運，坐觀璇蓋迴。
盛門無再入，衰房莫苦開。
人生固已短，出處鮮爲諧。
慨慨惟昔人〔三〕，興此千載懷。
升龍悲絕處，葛藟變條枚。
寤寐豈虛歎，曾是感與摧。
弭意無足歡，願言有餘哀。

校勘記

〔一〕「豐隆」，《樂府詩集》三十七作「隆隆」。

〔二〕「但」，《樂府詩集》三十七作「恒」。

〔三〕「慨慨」，《樂府詩集》三十七作「慷慨」。

鞠歌行雜言

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託意焉〔一〕。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鼓鐘歇，豈自歡，急絃高張思和彈。時希值，年夙愆，循己雖易人知難。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既沒國子歎。嗟千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愴然。

校勘記

〔一〕此序據《樂府詩集》三十三補。「連騎擊壤」，曹植《名都篇》作「連翩擊鞠壤」。

當置酒

置酒宴佳賓，瞻眺臨飛觀。絕嶺隔丈餘，長嶼橫江半。日色花上綺，風光水中亂。三

益既葳蕤，四始方葱粲。

倅仔怨〔一〕

倅仔去辭寵，淹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託意唯團扇。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昏黃履綦絕〔二〕，愁來空雨面。

校勘記

〔一〕《樂府詩集》四十三題作《班婕妤》。

〔二〕「昏黃」，《樂府詩集》四十三作「黃昏」，近是。

燕歌行

四時代序逝不追，寒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墀〔一〕，念君客遊苦恒悲〔二〕。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白日既沒明燈輝，夜禽赴林匹鳥棲〔三〕。雙鳩關關宿河湄，憂來感物涕不晞〔四〕。非君之念思爲誰，離別何早會何遲〔五〕！

校勘記

〔一〕「墀」，《玉臺新詠》九、《藝文類聚》四十二作「階」。

〔二〕「客遊」，《玉臺新詠》九、《樂府詩集》三十二作「遠遊」。又「苦恒悲」，《玉臺新詠》九作「常苦悲」，《樂府詩集》三十二作「恒苦悲」。

〔三〕「夜」，《玉臺新詠》九作「寒」。又「鳥」，原誤作「鳴」，今據《玉臺新詠》九、《樂府詩集》三十二改。

〔四〕「涕」，《樂府詩集》三十二作「淚」。

〔五〕「離別」，《玉臺新詠》九、《樂府詩集》三十二並作「別日」。

梁甫吟

玉衡固已驂〔一〕，羲和若飛凌。四運循環轉，寒暑自相承。冉冉年時暮，迢迢天路徵。招搖東北指，大火西南昇。悲風無絕響，玄雲互相仍。豐水憑川結，零露彌天凝〔二〕。年命特相逝〔三〕，慶雲鮮克乘。履信多愆期，思順焉足憑。慷慨臨川響〔四〕，非此孰爲興。哀吟梁甫巔，慷慨獨撫膺〔五〕。

校勘記

〔一〕「固」，《樂府詩集》四十一作「既」。

〔二〕「零」，《樂府詩集》四十一作「霜」。

〔三〕「特」，《樂府詩集》四十一作「時」，近是。

〔四〕「慷慨」，《樂府詩集》四十一作「愴愴」，注：「一作『慷慨』。」

〔五〕「慷慨」，《詩紀》二十四注：「一作『歎息』。」未知何據。

董桃行〔一〕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庚啾啾弄音，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遷。盛時一往不還，慷慨乖念悽然。昔爲少年無憂，常怪秉燭夜遊〔二〕，翩翩宵征何求〔三〕？于今知此有由，但爲老去年邁。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無期。何不驅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賁此遺情何之〔四〕！人生居世爲安，豈若及時爲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

校勘記

〔一〕《樂府詩集》三十四作《董逃行》。

〔二〕「怪」原誤作「恠」，今據《樂府詩集》三十四改。

〔三〕「宵」原作「常」，今據《樂府詩集》三十四改。

〔四〕「賁」，《樂府詩集》三十四作「齋」，同。

月重輪行

人生一時，月重輪。盛年安可持〔一〕，月重輪。吉凶倚伏，百年莫我與期。臨川曷悲悼，茲去不從肩，月重輪。功名不勛之，善哉古人，揚聲敷聞九服，身名流何穆。既自才難，既嘉運，亦易愆。俛仰行老，存沒將何所觀〔二〕？志士慷慨獨長歎，獨長歎。

校勘記

〔一〕「安可持」，《樂府詩集》四十作「焉可恃」，並注：「一作『持』。」

〔二〕「何所觀」，《樂府詩集》四十作「何觀」。

日重光行

日重光，奈何天回薄。日重光，冉冉其遊如飛征。日重光，今我日華華之盛。日重光，倏忽過，亦安停。日重光，盛往衰，亦必來。日重光，譬如四時，固恒相催。日重光，惟命有分可營。日重光，但惆悵才志〔一〕。日重光，身歿之後無遺名。

校勘記

〔一〕但，《樂府詩集》四十注：「一作『常』」。錢培名《札記》曰：「蓋此『但』字乃『恒』字之訛。」

挽歌三首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驚徒御〔一〕，結轡頓重基。龍旌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歡〔二〕，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三〕，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輜。飲餞觴莫舉〔四〕，出宿歸無期。帷衽曠遺影〔五〕，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觀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六〕，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七〕。含言言哽噎，揮涕涕流離〔八〕。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輜軒，玄駟驚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興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飾。悲風徼行軌〔九〕，傾雲結流靄。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旁薄立四極〔一〇〕，穹隆放蒼天〔一一〕。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

懸。廣宵何寥廓〔三〕，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三〕。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四〕，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五〕。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校勘記

〔一〕「驚」，《樂府詩集》二十七作「警」。

〔二〕「中閨」，《樂府詩集》二十七作「閨中」。又「歡」，《初學記》十四、《太平御覽》五五二、《樂府詩集》二十七並作「喧」，宜據改。

〔三〕「死生」，《初學記》十四、《太平御覽》五五二作「生死」。又「各異倫」，《初學記》十四作「必異論」。

〔四〕「飲餞」，《初學記》十四作「餞飲」。又「觴莫舉」，《初學記》十四作「悵莫反」。

〔五〕「遺」原誤作「道」，《文選》二八、《樂府詩集》二十七並作「遺」，今據改。

〔六〕「足」原誤作「是」，《文選》二八、《樂府詩集》二十七、影宋鈔本並作「足」，今據改。

〔七〕「救」原誤作「殺」，《文選》二八、《樂府詩集》二十七並作「救」，今據改。

〔八〕「揮涕涕流離」，《樂府詩集》二十七於第三字下注：「一作『淚』」。

〔九〕「微」，《北堂書鈔》九十二作「激」，《樂府詩集》二十七作「鼓」，似作「激」爲勝。

〔一〇〕「旁薄」，《初學記》十四、《太平御覽》五五二、《樂府詩集》二十七作「磅礴」，古通。又「立」，《初學記》、《太平御覽》並作「云」。

〔二〕「穹隆」，《初學記》十四、《太平御覽》五五二作「崇隆」、《樂府詩集》二十七作「穹崇」。《文選》李善注引《太玄經》：「天穹隆而周乎下。」似當作「穹隆」。又「放」，《初學記》、《太平御覽》、《樂府詩集》並作「效」。

〔三〕「廣宵」，《初學記》十四、《太平御覽》五五二、《樂府詩集》二十七並作「壙宵」。

〔三〕「託」，《初學記》十四、《太平御覽》五五二並作「爲」。

〔四〕「素」，《初學記》十四、《太平御覽》五五二、《樂府詩集》二十七並作「昔」。

〔五〕「妍姿」，《初學記》十四作「形骸」，《太平御覽》五五二作「形體」，《樂府詩集》二十作「妍骸」。又「泯」原誤作「氓」，《文選》二八、《初學記》十四、《太平御覽》五五二、《樂府詩集》二十並作「泯」，今據改。

百年歌十首

一十時，顏如薜華曄有暉，體如飄風行如飛。變彼孺子相追隨，終朝出游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漿炙奈樂何〔一〕，清酒漿炙奈樂何！

二十時，膚體彩澤人理成〔二〕，美目淑貌灼有榮。被服冠帶麗且清，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卮氣如熏，辭家觀國綜典文，高冠素帶煥翩紛。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

漿炙奈樂何！

五十時，荷旄仗節鎮邦家，鼓鐘嘈囀趙女歌。羅衣綵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駕四牡入紫宮。軒冕納那翠雲中〔三〕，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歎〔四〕。八十時，明已損目聰去耳〔五〕，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六〕，樂事告終憂事始。

九十時，日告眈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七〕。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

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嚔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校勘記

〔一〕「漿」，《藝文類聚》四十三作「將」，「清酒將炙」，謂以酒進炙也。宜據改。下文同此。

〔二〕「膚體彩澤」，《藝文類聚》四十三作「膚彩津澤」。

〔三〕「納那」，《詩紀》二十四作「婀娜」，未知所據。

〔四〕「形」，《詩紀》二十四注：「集作『衣』。」又「修」原作「羞」，《藝文類聚》四十三，影宋鈔本並作「修」，今據改。

〔五〕《藝文類聚》四十三無「目」字。

〔六〕「車」原作「居」，《藝文類聚》四十三，影宋鈔本並作「車」，今據改。

〔七〕「言多」原作「多言」，《藝文類聚》四十三作「言多」，今據改。

秋胡行

道雖一致，塗有萬端。吉凶紛藹，休咎之源。人鮮知命，命未易觀。生亦何惜，功名所歎〔一〕。

校勘記

〔一〕「歎」，《藝文類聚》四十一、《樂府詩集》三十六並作「勤」。

順東西門行

出西門〔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感朝露，悲人生，逝者若斯安得停！桑樞戒，蟋

蟀鳴，我今不樂歲聿征。迨未暮，及世平〔二〕，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彈哀箏，取樂今日盡歡情。

校勘記

〔一〕原作「日出西門」，不合《順東西門行》詩格，「日」字當是衍文，今據《樂府詩集》三十七刪。

〔二〕「迨未暮，及世平」，原作「迨末年莫及世平」，亦不合本題格式，今據《樂府詩集》三十七改。又「世」，《樂府詩集》作「時」。

上留田行〔二〕

嗟行人之藹藹，駿馬陟原風馳。輕舟汎川雷邁，寒往暑來相尋。零雪霏霏集宇，悲風徘徊入襟。歲華冉冉方除，我思纏綿未紓，感時悼逝悽如。

校勘記

〔一〕《藝文類聚》四十一題下注「平徵調」。

隴西行

我靜如鏡〔一〕，民動如烟。事以形兆，應以象懸。豈曰無才，世鮮興賢。

校勘記

〔一〕如「原作」而，《藝文類聚》四十一、《樂府詩集》三十七並作「如」，今據改。

駕言出北闕行

駕言出北闕，躑躅遵山陵。長松何鬱鬱，丘墓互相承。念昔徂歿子，悠悠不可勝。安寢重冥廬，天壤莫能興。人生何所促〔一〕，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間，戚戚如履冰。仁知亦何補，遷化有明徵。求仙鮮克仙，太虛不可凌〔二〕。良會罄美服，對酒宴同聲。

校勘記

〔一〕「何所」，《樂府詩集》六十一作「何期」。

〔二〕「不可」，《樂府詩集》六十一作「安可」。

泰山吟

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長吟泰山側，慷慨激楚聲。

櫂歌行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已，濯穢遊黃河。龍舟浮鷁首，羽旗垂藻葩。乘風宣飛景，逍遙戲中波。名謳激清唱，榜人縱棹歌。投綸沉洪川，飛繳入紫霞。

東武吟行〔二〕

投跡短世間，高步長生闡。濯髮冒雲冠，洗身被羽衣。飢從韓衆餐，寒就佚女棲。

校勘記

〔一〕詩題原作《東武行吟》，《藝文類聚》四十一、《樂府詩集》四十一並作《東武吟行》，今據改。

飲酒樂〔二〕

葡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

校勘記

〔二〕此詩亦載《樂府詩集》七十四。但《樂府詩集》七十七有陳陸瓊《還臺樂》，歌辭與此全同，句末並多出「春風秋月恒好，歡醉日月言新」二句。疑此詩非陸機作，但不明誤收因由，姑存之。

陸機集卷第八

雜著

演連珠五十首

一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二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三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

聿興〔三〕，不降佐於昊蒼。

四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五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六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七

臣聞頓網探淵〔三〕，不能招龍；振綱羅雲〔四〕，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五〕；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八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

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九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十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十一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飈之羽（六），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十二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十三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

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十四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十五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士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十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十七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十八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

者，非致治之機。

十九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七〕；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二十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以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

二十一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八〕，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二十二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九〕，而無伶倫之察。

二十三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

釋之辯。

二十四

臣聞尋烟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二十五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二十六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二十七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二十八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平時者，非克己所勛。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二十九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三十

臣聞傾耳求音，眊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三十一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三十二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假垂天之雲。〔二〕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三十三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眴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珣珉匿耀。是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

三十四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俵^{〔三〕}，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三十五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三十六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鞀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三〕}，圖物恒審其會。

三十七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四〕}，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三十八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三十九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四十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四十一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應_(二五)；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_(二六)，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四十二

臣聞烟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烟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四十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

四十四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於身^{〔二七〕}，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四十五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睹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四十六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四十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疏；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四十八

臣聞虐暑薰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二八〕}，不能降西山之節。

四十九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五十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校勘記

〔一〕「后土」，《藝文類聚》五十七作「厚地」。

〔二〕「聿興」，《藝文類聚》五十七作「幸與」。《文選》李善注：「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爲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爲貴爾。」據此似作「聿興」爲是。

〔三〕「網」原誤作「綱」，今據《文選》五五、影宋鈔本改。

〔四〕「網」原誤作「綱」，今據《文選》五五改。

〔五〕「幣」原誤作「弊」，今據《文選》五五、影宋鈔本改。

〔六〕「臙」，《藝文類聚》五十七作「霄」。

〔七〕「湯谷」，影宋鈔本作「陽谷」。《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後亦寫作「湯谷」。

〔八〕「准」原誤作「淮」，今據《文選》五五、影宋鈔本改。錢培名《札記》曰：「『准』當作『準』，《文選》亦從俗。」

〔九〕「瞽叟」原誤作「瞽史」，今據《文選》五五改。胡克家《考異》曰：「袁本、茶陵本『叟』作『史』。案此尤誤改也。」

〔一〇〕「北里」，《文選》五五作「百里」。胡克家《考異》曰：「『百里』不可通，此必有誤。疑『里』當作『牙』。劉及善無注，以『百牙』自不煩注耳。」案：「北里」，古舞曲名，曹植《七啟》：「揚北里之流聲。」作「北里」亦可通，似不必改。

〔一一〕「不」，《文選》五五、影宋鈔本並作「無」。

〔一二〕「下」原誤作「不」，今據《文選》五五、影宋鈔本改。

〔一三〕「宜」原作「先」，今據《文選》五五、影宋鈔本改。

〔一四〕「嘗」原作「常」，今據《文選》五五改。

〔一五〕「不」，《文選》五五、《藝文類聚》五十七並作「弗」。

〔一六〕「治」，《藝文類聚》五十七作「理」。

〔一七〕「重」，《文選》五五作「貴」。李善注謂「以身方義，則義貴身」，宜據改。

〔一八〕「鹵」，影宋鈔本作「櫓」。案：古「鹵」、「櫓」通，《史記·秦始皇本紀》：「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七徵

玄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徇，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后之失寶〔一〕，傷鴻誓之後聞，策玄黃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

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沉鮪，仰落歸鴻。剖

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奇稔〔三〕，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頽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匱。素蟣踊而灑灑，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

通微大夫曰：「豐居華殿〔三〕，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四〕，千楹林錯。仰綏瑰木，俯積瑱石。敷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五〕。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闥高達，長廊廻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

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埴篲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紫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而丹唇，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商荆之高歎〔六〕，詠易水之清角。爾乃睹蛾眉之羣麗，容既都而又閑〔七〕。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

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子之歎。《關雎》以寤寐爲憾，《溱洧》以謔浪爲歡。若夫妖嬈豔女，莧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罄妍規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蕤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飡〔八〕。若夫靈晷潛，徂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

清明以宣誠，流微睇而授愛〔九〕。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予其納之乎？」

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夫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字以攄眄，齊清風乎諸侯〔一〇〕？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弭侵略於強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

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鷟。應天監之休命〔二〕，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縻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

玄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散衽，謹聞命於王孫。」

校勘記

〔一〕「后」，《藝文類聚》五十七、影宋鈔本並作「居」。

〔二〕「稔」，《藝文類聚》五十七作「稔」。

〔三〕「居」，《藝文類聚》五十七作「屋」。

〔四〕「萬」，《藝文類聚》五十七、影宋鈔本並作「高」。

〔五〕「珠」，《藝文類聚》五十七作「琳」。

〔六〕「商」，《藝文類聚》五十七、影宋鈔本並作「南」。

〔七〕「容」，《藝文類聚》五十七作「羌」。

〔八〕「冷」，《藝文類聚》五十七作「餐」。

〔九〕「微」原誤作「微」，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七、影宋鈔本改。

〔一〇〕「齊」，《藝文類聚》五十七、影宋鈔本並作「濟」，當據改。

〔一一〕「應」，《藝文類聚》五十七作「膚」，膚謂接受，與下句「荷」相對成文，疑是。

陸機集卷第九

頌箴贊牋表文誄哀辭

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酈、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一〕}，淮南王六鯨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斬欽，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二〕}，大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三〕}，轅生^{〔四〕}，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塲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沉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五〕。堂堂蕭公，玉跡是因〔六〕。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七〕，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關，鴻門是寧。隨難榮陽，卽謀下邑。銷印甚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八〕，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九〕，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沉。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廻〔一〇〕。規主于足〔一一〕，離項于懷。格人乃謝，〔一二〕楚翼實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一三〕。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人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堅則脆〔一四〕。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一五〕，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一六〕，弢跡匿光〔一七〕。民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

漢王。靖難河濟，卽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眇。名冠強楚，鋒猶駭電。睹機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一〕，王在東夏〔二〕。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三〕，披榛來泊〔四〕。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耀，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五〕。我圖爾才〔六〕，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變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七〕，殷薦其勛。庸親作勞〔八〕，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云興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闔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鯨。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穎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

勛，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三〕，北距飛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輜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鎬。柔遠鎮邇，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三〕，維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維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輶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三〕，心若懷冰。形可以暴〔三〕，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三〕，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音，哀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校勘記

〔一〕原無「邑」字，按《漢書·彭越傳》，越，昌邑人，今據《文選》四七補。

〔二〕「中郎」，當作「郎中」。按《史記·劉敬傳》載劉敬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後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未有中郎將之封。

〔三〕「新城」原誤作「新成」。胡克家《文選考異》云：「何校：『成』改『城』，是也。各本皆誤。」錢培名《札記》亦云：「『成』當作『城』，《文選》亦誤。」按《史記·高祖本紀》曰：「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四〕「轅生」，頌亦作「袁生」。按《史記·高祖本紀》亦作「袁生」。

〔五〕「駿」，當作「俊」，胡克家《文選考異》曰：「善引『俊民用章』爲注，是其本作『俊』也。……考士衡《長安有狹邪行》云『憑軾皆俊民』，左太沖《擬士衡》云『長纓皆俊人』，可見陸自用『俊』字，與此同。彼二注善皆引《尚書》，亦與此同。決不得作『駿』甚明。」宜據改。

〔六〕「玉」，《文選》四十七作「王」，《藝文類聚》四十五作「主」。

〔七〕「爰淵爰嘿」，《藝文類聚》四十五作「爰深爰默」，影宋鈔本作「爰淵玄嘿」。《文選》李善注引《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可見原作「爰淵爰默」。

〔八〕「實」，《藝文類聚》四十五作「云」。

〔九〕「精」，《藝文類聚》四十五作「情」。

〔一〇〕「慮」，影宋鈔本作「聲」。胡克家《文選考異》云：「袁本、茶陵本『慮』作『聲』。案：此所見不同，無以考之。」

〔一一〕「于」，影宋鈔本作「以」。胡克家《文選考異》云：「袁本、茶陵本『於』作『以』。案：此亦所見不同。」

〔一二〕「格」原作「恪」，《文選》四七，影宋鈔本並作「格」。李善注引《尚書》曰：「格人元阻，罔敢知吉。」今據改。

〔三〕「哭」，影宋鈔本作「送」。

〔四〕「堅」，《文選》四七、《藝文類聚》四十五並作「剛」。

〔五〕「亮」，《藝文類聚》四十五作「掠」。《文選》李善注引《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爲變者也。」故其疾如

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知作「掠」爲是，宜據改。

〔六〕「時」，《藝文類聚》四十五作「世」。

〔七〕「匿」，《藝文類聚》四十五作「隱」。

〔八〕「輯」，《藝文類聚》四十五作「集」。

〔九〕「在」，《藝文類聚》四十五作「于」。

〔一〇〕「違難」，《文選》四七、影宋鈔本並作「遺難」，《藝文類聚》四十五作「違禮」。

〔一一〕「泊」，《藝文類聚》四十五作「媚」。

〔一二〕「宅」，《藝文類聚》四十五作「拓」。

〔一三〕「才」，《藝文類聚》四十五作「戎」。

〔一四〕「我圖」，《藝文類聚》四十五作「圖掌」。

〔一五〕「作」，《藝文類聚》四十五、影宋鈔本並作「祚」。

〔一六〕「規」，《文選》四七、影宋鈔本並作「窺」。胡克家《考異》云：「袁本、茶陵本『窺』作『規』。案：此所見不同，似『規』字是也。」

〔一七〕「紆」，《文選》四七作「紆」，影宋鈔本作「舒」，似當作「紆」。

〔一八〕「慨」原作「愷」，今據《文選》四、影宋鈔本七改。

【二九】「形」，《文選》四七作「刑」。

【三〇】「地」，影宋鈔本作「命」，近是。

丞相箴

夫導民在簡，爲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罔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帷牆隔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孔子贊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一】。

校勘記

〔一〕「飄飄」，影宋鈔本作「飄飄」。

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薦有。羊玄之乘寵凶堅，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飄，甚於贅旒〔一〕。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驚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梱〔二〕，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校勘記

〔一〕「旒」，《藝文類聚》五十九作「瘤」，疑是。

〔二〕「梱」原誤作「梱」。按「梱」字亦作「閫」，《史記·馮唐傳》：「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改。

謝平原內史表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

祇竦，莫知所裁〔一〕，臣機頓首，死罪死罪〔二〕。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回，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蓂爾之生，尚不足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三〕，唯此而已。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回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躋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

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校勘記

〔一〕「莫」，《文選》三七作「不」。

〔二〕「臣機頓首，死罪死罪」，影宋鈔本無此二句，而《文選》三七有，並重「頓首」二字。胡克家《考異》曰：「茶陵本無此十字，有『中謝』二字，是也。」

〔三〕「恨恨」，影宋鈔本作「恨恨」。《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顧此恨恨，如何可言！」宜據改。

吊魏武帝文并序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睹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機答之曰：「日蝕由乎交分〔一〕，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二〕？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

表者翳乎蕞爾之士，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三〕}，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闔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四〕}，朝晡上脯糒之屬^{〔五〕}，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六〕}，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七〕}，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闡。舉修綱之絕紀^{〔八〕}，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九〕，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澗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

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一〇〕，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頽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嚙痺，指季豹而濯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泛瀾。違率土以靜寐〔一一〕，戢彌天平一棺〔一二〕。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慕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一三〕，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一四〕，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

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醑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校勘記

〔一〕「日蝕」，《文選》六〇作「夫日食」。

〔二〕「故乎」，「乎」字原無，今據《文選》六〇補。

〔三〕「至於」，《文選》六〇無「於」字。

〔四〕此句《藝文類聚》四十作「施六尺牀，下總帳。」《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初學記》九並作「施六尺床」。影宋鈔本作「施八尺牀，張總帳」。

〔五〕「上」，《藝文類聚》四十、影宋鈔本並作「設」。

〔六〕「無所爲」，原作「無所不」，《文選》六〇、影宋鈔本並作「無所爲」，今據改。《藝文類聚》四十作「無爲」。

〔七〕「神道」原作「禮道」，《文選》六〇、影宋鈔本並作「神道」，今據改。《文選》李善注引《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可證。

〔八〕「網」，影宋鈔本作「綱」，近是。

〔九〕「瘳」原作「瘳」，《文選》六〇、影宋鈔本並作「瘳」。《文選》李善注引《尚書》曰：「既光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公乃」

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知當作「瘳」。

〔一〇〕「提」原誤作「提」，今據《文選》六〇、影宋鈔本改。

〔一一〕「靜」，《文選》六〇作「靖」。「靜」、「靖」古通。

〔一二〕「乎」，《藝文類聚》四十作「之」，影宋鈔本作「以」。

〔一三〕「廣念」，《藝文類聚》四十、《太平御覽》九八一、影宋鈔本並作「家人」。

〔一四〕「於」，《文選》六〇作「之」。

吊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己，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吳大帝誄

我皇明明，固天實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詳鬼神。誕自幼沖，叡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玄匪惠，早零聖暉。神廬既考，史臣獻貞。龍輶啓殯，霄載紫

庭。辰旒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熠燿，翠蓋繁纓。千乘結駟〔一〕，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鑾流聲。動軫聞闐，永背承明。顯步萬官，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卽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校勘記

〔一〕「千」原誤作「干」，今據《藝文類聚》十三、影宋鈔本改。

愍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胤。茂德克廣，仁姿朗俊。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吊，暴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冤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

荷。華紱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臣明聖〔一〕。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卽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鳩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剥。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跼蹐嚴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冤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殯霜〔二〕。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攬槍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隕。慨矣寤歎，念我愍懷〔三〕。

校勘記

〔一〕「臣」，《藝文類聚》十六、影宋鈔本並作「塵」。

〔二〕「殯」，《藝文類聚》十六、影宋鈔本並作「殯」。

「三」「我」，影宋鈔本作「哉」。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吉人「二」，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矇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襁。撫髻並育，携手相長。行焉比跡，誦必共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校勘記

「二」「吉」原誤作「古」，今據《藝文類聚》三十七，影宋鈔本改。

吳大司馬陸公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蹴踏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賑此惇獨。孚厥惠和「二」，脫驂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主冠

及斧〔二〕。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異行徹〔三〕。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美與言溢〔四〕。

校勘記

〔一〕「和」，《藝文類聚》四十七作「心」。

〔二〕「主」，《藝文類聚》四十七作「玉」。

〔三〕「徹」，疑當作「轍」。

〔四〕「美」，《藝文類聚》四十七作「英」。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櫺〔一〕。

校勘記

〔一〕「吟櫺」，影宋鈔本作「霄吟」。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曄曄芳華，彫芳落秀。遵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校勘記

「一」『曄曄』原作『暉暉』，今據《藝文類聚》三十四、影宋鈔本改。

陸機集卷第十

議論碑

大田議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辨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一〕}，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二〕}，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囁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三〕}。雖兵以義合^{〔四〕}，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

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五〕。

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六〕，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七〕，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千紀，旋皇興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八〕，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九〕，睿心因於令圖〔一〇〕，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一一〕，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一二〕。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一三〕，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一四〕，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一五〕，以諷議舉正〔一六〕，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謂〔一七〕，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

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一〕，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二〕，虎步原隰，謨臣盈室〔三〕，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澨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四〕，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五〕，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六〕。由是一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劔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七〕，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鸞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八〕，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荒，衝輞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九〕，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一〇〕，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一一〕。爰及末葉〔一二〕，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一三〕，皇家有土

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三〕}，烈士死節，將奚救哉！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校勘記

〔一〕「弛素」，《晉書》五十四作「馳頓」。

〔二〕「虜」原誤作「膚」，《文選》五三、《晉書》五十四、《藝文類聚》十一、《三國志》四十八注、影宋鈔本並作「虜」。《文選》李善注引《毛詩》曰：「仍執醜虜。」知當作「虜」。

〔三〕「衆霧集」，《晉書》五十四作「族霧合」，《三國志》四十八注作「族霧集」。

〔四〕「合」，《晉書》五十四作「動」。

〔五〕「如此」，《三國志》四十八注作「若此」。

〔六〕「飭」，《文選》五三、影宋鈔本作「飾」，「飭」、「飾」古通。

〔七〕「張昭」，《晉書》五十四作「張公」。

〔八〕「乎」，《藝文類聚》十一、《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並作「於」。

〔九〕《晉書》五十四無「於」字。

〔一〇〕「於」，《晉書》卷五十四無此字，《藝文類聚》卷十一、《三國志》卷四十八注作「乎」。

〔一一〕「篤固」，《晉書》五十四作「篤敬」，近是。

〔一二〕「於」，《藝文類聚》十一、《晉書》五十四作「乎」。

〔一三〕「張昭」，《晉書》五十四作「張公」。

〔一四〕「作」，《晉書》五十四作「爲」。

〔一五〕《晉書》五十四「張惇」上無「張溫」。

〔一六〕「正」，《晉書》五十四作「政」。

〔一七〕「謂」，《晉書》五十四作「計」，《三國志》四十八注作「算」。

〔一八〕「嘗藉」原作「常籍」，《文選》五十三、《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並作「嘗藉」，今據改。

〔一九〕「騎」，《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卷四十八注、影宋鈔本並作「師」。

〔二〇〕「謨」，《三國志》四十八注作「謀」。「謨」、「謀」古通。

〔二一〕「敗」字原脫，今據《文選》五三、《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影宋鈔本補。

〔二二〕《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太平御覽》三二三「陸公」上有「我」字。

〔二三〕「子輪」，《太平御覽》三二三作「隻輪」。《文選》李善注引《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知作「隻輪」爲是。

〔二四〕「屠」，《晉書》五十四作「界」。

〔二五〕「四民」，《晉書》五十四作「黎元」。又「展業」，原作「庶業」，《文選》五三、《藝文類聚》十一、《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影宋鈔本並作「展業」，今據改。

〔三六〕「齊民」，《晉書》五十四作「黎庶」。

〔三七〕《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離斐」上有「鍾」字。

〔三八〕「存」，《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作「良」，義勝。

〔三九〕「及」，《晉書》五十四作「逮」。

〔四〇〕「志」，《晉書》五十四作「患」。

〔四一〕「孤憤」，《藝文類聚》十一作「發憤」。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一〕。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二〕，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三〕。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四〕。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五〕。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六〕；削投

惡言〔七〕，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八〕，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九〕，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一〇〕。借使中才守之以道〔一一〕，善人御之有術〔一二〕，敦率遺典〔一三〕，勤民謹政，循定策〔一四〕，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一五〕？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誼而諮之大司馬陸公〔一六〕，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一七〕，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一八〕，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一九〕，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二〇〕，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二一〕，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

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三〕，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三〕。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三〕，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三〕，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三〕，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三〕，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三〕。

校勘記

- 〔一〕「奄交廣」，《晉書》五十四作「掩有交廣」。
- 〔二〕「劉公」，《藝文類聚》十一、《晉書》五十四作「劉翁」。又《藝文類聚》十一、《三國志》四十八注無「以」字。
- 〔三〕「弘」，《藝文類聚》十一、《三國志》四十八注作「深」。
- 〔四〕「識」，《藝文類聚》十一作「擢」，《晉書》五十四作「試」。
- 〔五〕「致命」，《晉書》五十四、影宋鈔本作「效命」。
- 〔六〕「魯子」，《三國志》四十八注作「魯肅」。
- 〔七〕「惡言」，《晉書》五十四作「怨言」。
- 〔八〕「經民」，《文選》五三、《晉書》五十四並作「經邦」。錢培名《札記》曰：「『邦』、『國』不應複舉，此唐人諱改。」
- 〔九〕「兵」，《三國志》四十八注、影宋鈔本並作「民」。
- 〔十〕「巨」，《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並作「見」，宜據改。
- 〔十一〕《晉書》五十四無「中才」二字。
- 〔十二〕《晉書》五十四無「善人」二字。又「有」，《晉書》作「以」。
- 〔十三〕「典」，《三國志》四十八注作「憲」。
- 〔十四〕「循」，《晉書》五十四、《藝文類聚》十一作「修」。作「循」爲勝。
- 〔十五〕「何則」，《晉書》五十四無此二字。
- 〔十六〕「羣誼」，《文選》五三、《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並作「羣議」。「誼」、「議」古通。
- 〔十七〕《三國志》四十八注「公」上有「陸」字。

〔一八〕「荆揚」，《晉書》五十四作「荆楚」。

〔一九〕「寶城」，《三國志》四十八注作「保城」。胡克家《文選考異》曰：「『保』即今之『堡』字，『保』是『寶』非也。」

〔二〇〕「旌」，《三國志》四十八注、影宋鈔本並作「旌」。

〔二一〕「襟」，《晉書》五十四作「衿」。

〔二二〕「軍」原誤作「車」，《文選》五三、《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並作「軍」，今據改。

〔二三〕「由人」，《晉書》五十四作「在人」。

〔二四〕「俊」原誤作「後」，《文選》五三、《藝文類聚》十一、《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影宋鈔本並作「俊」，今據改。

〔二五〕「循」，《晉書》五十四作「修」。

〔二六〕《藝文類聚》十一、《晉書》五十四、《三國志》四十八注無「是」字。

〔二七〕「謙」，《三國志》四十八注作「恭」。

〔二八〕「矣」，《晉書》五十四作「也」。

五等諸侯論〔一〕

夫體國經野〔二〕，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三〕，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四〕，天下至曠〔五〕，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六〕，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七〕，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八〕。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九〕。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一〇〕」。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一一〕。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一二〕。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一三〕，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一四〕，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一五〕。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一六〕，四王所以垂業也。

夫盛衰隆弊〔一七〕，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邁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一八〕，公旦日涉商人之戒〔一九〕，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二〇〕，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

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三〕，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三〕。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三〕。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三〕，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三〕！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三〕。雖速亡趨亂〔三〕，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三〕，雖則無道，有與共弊〔三〕，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三〕，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三〕，皇祖夷於鯨徒〔三〕，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三〕，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

統，而猶遵履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闔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爾。故烈士扼腕，終委寇仇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

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四〕。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五〕。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六〕，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七〕，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八〕。

校勘記

〔一〕《文選》五四、《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題作《五等論》。

〔二〕《經野》，胡克家《文選考異》曰：「袁本、茶陵本『經野』作『營治』。案：二本是也。」此可備一說。

〔三〕「自」，《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作「於」。

〔四〕「先王」，《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作「王者」。

〔五〕「曠」，《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作「廣」。下文「曠不」、「制曠」同。

〔六〕「五長」，《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作「伍長」。案：《周禮·夏官·諸子》、《管子·立政》均作「伍長」。

〔七〕「財」，《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作「裁」，二字古通。

〔八〕「以」，《文選》五四、《晉書》五十四作「而」。

〔九〕「在」，《晉書》五十四作「存」。

〔一〇〕「後利之之利」，《晉書》五十四、影宋鈔本不重「之」字。胡克家《文選考異》曰：「五臣、《晉書》不重『之』字，非也，今

《荀子·富國篇》亦未誤。」

〔一一〕「我得」，《晉書》五十四、《羣書治要》三十作「己得」。

〔一二〕「世及」，《晉書》五十四、《羣書治要》三十作「傳世」，又無「矣」字。

〔一三〕「民」，《晉書》五十四作「內」。

〔一四〕「體信」原作「體佑」，《文選》五四、《晉書》五十四、《羣書治要》三十、影宋鈔本並作「體信」。《文選》李善注引《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知當作「體信」。

〔一五〕「士」，《羣書治要》三十作「民」。

〔一六〕《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三代」前有「蓋」字，宜據補。

〔一七〕「弊」原作「敝」，《文選》五四、《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並作「弊」，今據改。下文「制弊」、「無弊」、「積弊」等處同，不具校。

〔一八〕「昔者」，《晉書》五十四無「者」字。

〔一九〕「戒」，《羣書治要》三十作「式」。

〔二〇〕「故」，《晉書》五十四作「然」。

〔二一〕「權」，《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作「獲」。

〔二二〕「致治」，《晉書》五十四作「興化」。又《晉書》無「也」字。

〔二三〕「其」，《晉書》五十四作「於」。

〔二四〕「垂」，《羣書治要》三十作「遺」。

〔三〕「事」，《文選》五四作「置」。

〔三六〕「共」原誤作「其」，《文選》五四、《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影宋鈔本並作「共」，今據改。

〔三七〕「趨」原誤作「趣」，《文選》五四、《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並作「趨」，今據改。

〔三八〕「周制」，《晉書》五十四作「其制」。

〔三九〕「弊」，《晉書》五十四作「亡」。

〔四〇〕「侯王」，《晉書》五十四作「王侯」。

〔四一〕「衝」，《文選》五四作「衢」。

〔四二〕「黥徒」，《晉書》五十四作「黔徒」。《文選》五十四李善注曰：「『黥』當爲『黔』。」胡克家《考異》則以爲「黔」當作

「黔」，曰：「考《史記》、《漢書》『黥布』，不得云當爲『黔』甚明，他書不更見有作『黔』者。」

〔四三〕「邦」，《晉書》五十四作「國」。

〔四四〕「則」，《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影宋鈔本並作「而」，宜據改。

〔四五〕「鉦」原作「征」，《文選》五四、《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並作「鉦」，今據改。

〔四六〕「以治待亂」，《晉書》五十四作「以安待危」。錢培名《札記》曰：「蓋唐人諱改。」

〔四七〕「孽臣」，《晉書》五十四作「嬖臣」。

〔四八〕「績」原誤作「績」，《文選》五四、《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影宋鈔本並作「績」，今據改。

〔四九〕「中人」，《羣書治要》三十作「忠臣」。

〔五〇〕《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官」上並無「以」字。

〔五一〕《晉書》五十四無「之」字，此處疑衍。

〔四三〕「才」，《晉書》五十四作「財」。

〔四四〕《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皆」下無「如」字。

〔四五〕「利」，《晉書》五十四作「吏」。

〔四六〕「夙夜」，《晉書》五十四作「夙慕」，近是。

〔四七〕《羣書治要》三十「兩愚」前有「而」字。

〔四八〕《文選》五四，《羣書治要》三十，《晉書》五十四皆無「探」字。錢培名《札記》曰：「『探』字疑衍。」

〔四九〕「矣」，《晉書》卷五十四作「也」。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一〕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曩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音，聲無徵而必顯。山高海闊，其在斯焉。

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塘縣侯，丹楊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郡都督、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簪紱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奏課爲能〔二〕。亭亭孤美，

灼灼橫劭，狗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罕言不違^{〔三〕}，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

君乃早孤，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膺力絕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疇，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忤，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歡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淫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匡熙庶績，朝廷謐寧，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廷侯^{〔四〕}。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廷闕之傍，昂藏寮案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還永布，琳琅梓杞^{〔五〕}，珪壁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六〕}。

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醺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慚。仕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士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以評其枉直^{〔七〕}，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

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以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八)，處深文案之。及吳人齊萬年反^(九)，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騫。陝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荆南度虎，猶標十部之書。

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輪出於新年，士女揮淚；褰帷望於廣漠，雞犬靡喧。振茲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遙仰，部從迎欽。是時互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概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級。絃絕矢盡，播、系不救^(一〇)。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身殉國^(一一)，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輪縈帶之勢^(一二)，早擬連蹤。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扞其封疆^(一三)，農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虜於雷霆；春水方生，揮鏑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

元康九年，回灰增加，奄捐館舍^(一四)，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

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六〕，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七〕，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巍；北睇蚊川，濬清流之澄澈。

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八〕，並皆志性純孝〔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問望，晚懷耿節。頗尚豪雄，昇名禁闕。捨爵策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豕多故。式揚廟略，克清天步。海濱既折，江淮並泝。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歌揆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遽掩芳猷。潛光陽旬，返旆吳丘〔一〇〕。舊關雖入，鄉路冥浮。鏘茲幽石，萬代千秋。

校勘記

〔一〕錢培名《札記》曰：「碑今在宜興，首題『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末題『唐元和六年，歲次

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書，惟良與諸宗子同共構造，平原華明素篆額。」關於此碑文之真偽，前人已有辨識，畧舉如下：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張燮編次《陸士衡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繆，文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不讀史者偽作。按士衡、逸少既不同時，而晉以前碑亦未有署某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其爲偽。」

趙紹祖《金石文鈔》云：「周處碑文託之士衡，書託之羲之，其最繆者，孝侯以永平七年戰沒，而碑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陸士衡以太安二年爲司馬穎所殺，而文中有建武元年、太興二年之文。」又云：「文中有『來吳事予厥弟』之言，與史處師事陸雲相合，則真若出於士衡之口者。竊意士衡本有是碑，至從諫重樹時，已漫漶殘闕，而周代子孫無識，零星補綴，不無增添，而未敢沒其舊名，故載之於前，而又列名於後如此。」又云：「敘孝侯在吳事而云朝廷謚寧，不應空白而空白，忠烈果毅一段不應在正言之下，梯山架壑一段不應在接戰之下，處母年老一段不應在建武追贈之下，知其以失次之文而妄爲聯屬，任意增加爾。」

姜亮夫《陸平原年譜》云：「機集有《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機、雲兄弟與處至厚，又吳時舊人，則死而爲之碑，宜也。文中敘事皆與《晉書》合，且多有《晉書》所不載者，非後人所得僞。然孝侯之謚在元帝建武元年，去機之死已十四年，其葬在太興二年，去機之死已十六年，則此文恐爲後人僞托。故嚴可均《全晉文·機集》不錄此篇，不爲無見。然六朝以來碑文，本有後人就死時原作追補事蹟之例，作者主名，仍本舊題，則此文主要部分，固不妨仍爲機筆。至題名，則編輯機文者所加，不足爲考據是非真僞之辨也。然文中誤訛庸俗之句，亦時雜見，如稱齊萬年爲吳人，事『余厥弟』之語不辭，『射獸刺蚊』應置騎獵之後，于文爲不次。處以力戰而死，而此文言『奄捐館舍』等皆是。則文爲後人刪削者多矣。」

〔二〕「奏課爲能」，錢培名《札記》曰：「句下碑文有『應往路謳』四字。」

〔三〕「罕言」，影宋鈔本作「罕意」。錢培名《札記》曰：「碑作『率意』。」近是。

〔四〕「廷侯」，影宋鈔本作「庭侯」，皆誤，當作「亭侯」，下言「封清流亭侯」可證。

〔五〕「梓杞」，錢培名《札記》曰：「碑作『杞梓』。」

〔六〕「并撰《吳書》」，錢培名《札記》曰：「句末碑有『焉』字。」

〔七〕「評其枉直」，錢培名《札記》曰：「碑文『評』作『詳』。」

〔八〕「梁王彤」，按《晉書·周處傳》當作「梁王彤」。

〔九〕「吳人」，錢培名《札記》曰：「碑文『吳』作『互』，與下合。」按《晉書·周處傳》當作「氏人」。

〔十〕「播、系」原作「番、系」，錢培名《札記》曰：「碑文『番』作『播』。」按《晉書·周處傳》亦作「播、系」，今據改。

〔十一〕錢培名《札記》曰：「『大臣』上碑有『我爲』二字。」按《晉書·周處傳》亦作「我爲大臣」，當據補。

〔十二〕錢培名《札記》曰：「今碑文缺『得喻工輸』四字。」

〔十三〕「扞」原誤作「杆」，今據影宋鈔本改。

〔十四〕「回灰」，疑當作「舊疾」。

〔十五〕錢培名《札記》曰：「碑文『奄』作『爰』。」

〔十六〕錢培名《札記》曰：「今碑文缺『清流亭』三字。」

〔十七〕錢培名《札記》曰：「碑無『逆旅』二字。」

〔十八〕「玘」原作「玘」，錢培名《札記》曰：「碑文『玘』作『玘』，『碩』字缺。」按《晉書·周處傳》云：「有三子：玘、靖、札。」今據改。

〔一九〕錢培名《札記》曰：「今碑缺『皆志』二字。」

〔二〇〕錢培名《札記》曰：「此下碑文有『舊關雖入，鄉路冥浮。從榮制墓，終非晝遊。春墟以綠，清淮自流。深沈素憶，繚繞朱旒。元堂寂寞，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家揭難留』十二句。除『舊關』二句已有外，餘十句宜補入。」

陸機集補遺

卷第一 賦

祖德賦

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收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逸鶩，庶遐蹤於公旦。

《藝文類聚》卷二十

走雄孫於長浪，收希世之洪捷。因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

《北堂書鈔》

述先賦

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違。招長轂於河畔，飲冀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韓其既休，元勳曄而薦舉。襲袞服於太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藝文類聚》卷二十

別賦

伊公子之可懷，悲永別之局期。悼同居之無樂，曾不踰乎一晷。經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不怡。登九層而修觀，超臨遠以相思。《藝文類聚》卷三十

風賦

斂朱唇而長嘯，承音響而來薄。《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一

織女賦

足躡刺繡之履。《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

逸民賦

相荒土而卜居兮，度山阿而考室。《太平御覽》卷五六

靈龜賦

若車渠繞理，馬瑙縟文，鼃甲錯，鼃龍鱗。《太平御覽》卷八〇八

果賦

中山之縹李。《太平御覽》卷九六八

吊魏文帝柳賦

行旅仰而迴眷。《文選》卷二五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注

遂志賦

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文選》卷二一謝瞻《張子房詩》注

行思賦

乘丁水之捷岸，排泗水之積沙。

行魏陽之枉渚。
《水經注》卷二十五《泗水》

思歸賦

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湄。
《文選》卷十三謝莊《月賦》注

列仙賦

卽絳闕于朝霞。
《太平御覽》卷八

騰煙霧之霏霏。
《文選》卷五五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大墓賦

播芳塵之馥馥。

《文選》卷三十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

觀細木而悶遲，覩洪楨而念楷。

《三國志》卷二注引。又見《太平御覽》卷五五一

感丘賦

生矜跡於當世，死同宅乎一丘。翳形骸以下淪兮，漂營魂而上游。隨陰陽以融冶，託山原以爲疇。妍蚩混而爲一，孰云識其所修。必妙代以遠覽兮，夫何徇乎區陳。《初學記》卷十四

浮雲賦

集輕浮之衆采，廁五色之藻氣。貫元虛於太素，薄紫微而竦戾。

《太平御覽》卷一。又見《北堂書

鈔》卷一百五十

雲賦

覽太極之初化，判玄黃於乾坤。考天壤之靈變，莫稽美乎慶雲。

《太平御覽》卷一

望九畿以遠肆，明皇極而永舒。蔽陽光於陽谷，闡天文於帝居。齊濛荒於無極，等渾昧於太初。《太平御覽》卷八

藻帟高舒，長帷虹繞。《文選》卷三〇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注

翼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潢汙。《初學記》卷一

日赫弈而照躍，雲火滅而灰散。《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

繞蓬萊以結曜，薄崑崙而增暉。

高騰永逸，駱驛參差。內揚綠綬，外襲紫霞。《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

鼓吹賦

宮備衆聲，體僚君器。飾聲成文，彫音作蔚。響以形分，曲以和綴。放嘉樂於會通，宣萬變於觸類。適清響以定奏，期要妙於豐金。邈拊搏之所管，務憂歷之爲最。《初學記》卷十六

漏刻銘

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文選》卷五六陸倕《新刻漏銘》注

羽扇賦

引凝涼而響臻，拂隆暑而口到。
驅囂塵之鬱述，流清氣之悄悄。
符璫空以煩輪，道洞房而窈窕。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

鰲賦

總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
《文選》卷三〇陶淵明《詠貧士詩》注

桑賦

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
《文選》卷二十二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注

卷第二詩

贈弟士龍詩十首并序〔一〕

余弱冠夙孤〔二〕，與弟士龍銜卹喪庭，續會逼王命〔三〕，墨經從戎〔四〕，時並縈髮，悼心告

別。漸歷八載〔三〕，家邦顛覆，凡厥同生，彫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興哀，而龍又先在
西〔六〕，時迫當祖載二昆〔七〕，不容逍遙，銜痛東徂，遺情西慕〔八〕，故作是詩，以寄其哀
苦焉。

於穆予宗，稟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惟帝念功，載繁其錫。
其錫惟何？玄冕袞衣。金石假樂，旄鉞授威。匪威是信，稱平遠德〔九〕。奕世台衡，扶帝
紫極。其一

篤生三昆〔一〇〕，克明克俊。遵途結轍，承風襲問。帝曰欽哉，纂戎裂祚〔一一〕。雙組式帶，綬章
載路。卽命荆楚，對揚休顧。肇敏厥績，武功聿舉。烟煴芳素，綢繆江澣。昊天不弔，胡甯
棄予！其二

嗟予人斯〔一二〕，胡德之微〔一三〕？闕彼遺軌〔一四〕，則此頑違。王事靡盬，旂旆屢振〔一五〕。委籍奮
戈，統厥征人。祈祈征人，載肅載閑。騤騤戎馬，有駟有翰〔一六〕。昔予翼考，惟斯伊撫。今
予小子，繆尋末緒。其三

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江卷湘〔一七〕。雖備官守〔一八〕，守從武臣〔一九〕。守局下列，譬
彼飛塵。洪波雷擊，與衆同泯〔二〇〕。顛跋西夏〔二一〕，收迹舊京。俯慚堂構，仰惜先靈。孰云
忍媿？寄之我情。其四

伊我俊弟〔三〕，咨爾士龍〔三〕。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勤，非道莫弘。垂翼東畿，耀穎名邦。縣縣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攜手黃髮。其五

昔我西征，扼腕川湄〔三〕。掩涕卽路，耀袂長辭〔三〕。六龍促節，逝不我待。自往迄茲，曠年八祀。悠悠我思，非爾焉在〔三〕？昔並垂髮，今也將老。銜哀茹感〔三〕，契闊充飽〔三〕。嗟我人斯，胡邇之早！其六

天步多艱，性命難誓〔三〕。常懼殞斃，孤魂殊裔。存不阜物，沒不增壤。生若朝風，死猶絕景〔三〕。視彼浮游〔三〕，方之僑客。眷此黃廬，譬之斃宅〔三〕。匪身是吝，亮會伊惜。其惜伊何？言紓其思。其思伊何？悲彼曠載。其七

出車戒途，言告言歸。蓐食驚駕，夙興宵馳。濛雨之陰，照月之輝。陸陵峻坂，川越洪漪。爰屈爰止，步彼高堂。失爾羽邁，良願中荒。我心永懷，匪悅匪康。其八

昔我斯逝，兄弟孔仁〔三〕。今我來思〔三〕，或彫或疚。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三〕，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撫膺涕泣，血淚彷徨〔三〕。其九
企佇朔路〔三〕，言送爾歸。心存言宴，目想容暉。迫彼窀穸，載驅東路。繼其桑梓〔三〕，肆力丘墓。婉兮孌兮〔三〕，興懷罔極〔三〕。眷言顧之，使我心惻。其十

陸士龍集卷三，又見《文館詞林》

卷一百五十二。其四、其九亦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一、《詩紀》卷二十五

校勘記

〔一〕《陸士龍集》三題作《兄平原贈》，《藝文類聚》二十一作《與弟雲詩》，《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與弟清河雲》。郝立權云：「按《晉書》成都王穎表機爲平原內史，雲爲清河太守，事在永寧二年，而此詩之作，覽其序文，當在吳亡後一二年間，不應以平原清河命題。」《詩紀》二十五作《贈弟士龍》，今從之。

〔二〕《弱冠夙孤》，《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夙年早孤》。

〔三〕《會逼王命》，《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忝末緒》。

〔四〕《從》，《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卽》，宜據改。

〔五〕《歷》，《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蹈》。

〔六〕《西》原誤作《四》，今據《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改。

〔七〕《載》，《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送》。

〔八〕《西慕》，《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慘愴》。

〔九〕《平》，《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丕》。

〔十〕《篤生》原誤作《駕生》。案：《詩經·大雅·大明》云：「篤生武王。」《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正作「篤生」，今據改。又「三昆」，《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二昆」。

〔十一〕《裂》，《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烈》，《詩紀》二十五作《列》。

〔十二〕《嗟予人斯》，《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伊予鄙人》。

〔三〕「胡德」，《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允德」。

〔四〕「軌」，《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懿」。

〔五〕「旌」，《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旌」。案：《廣韻》「旌」同「旌」。

〔六〕「駟」字原缺，據《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補。

〔七〕「席江卷湘」，《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藝文類聚》二十一并作「席捲江湘」。

〔八〕「備官」二字原缺，據《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補。

〔九〕「守」，《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位」。

〔十〕「泯」，《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湮」。

〔十一〕「跋」，《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踏」。

〔十二〕「伊」，《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猗」。

〔十三〕「咨」，《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嗟」。

〔十四〕「湄」，《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涯」。

〔十五〕「耀」，《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揮」，宜據改。

〔十六〕「爾」，《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予」。

〔十七〕「銜哀」，《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含憂」。

〔十八〕「契」原作「勳」，《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詩紀》卷二十五並作「契」，今據改。

〔十九〕「誓」，《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恃」，宜據改。

〔二十〕「猶」，《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若」。

〔三二〕「浮游」，《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蜉蝣」。案：「浮游」與「蜉蝣」同聲並通。

〔三三〕「斃」，《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作「敝」。

〔三三〕「仁」，《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備」。

〔三四〕「我」，《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予」。

〔三五〕「我」，《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予」。

〔三六〕「撫膺」二句，《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藝文類聚》二十一並作「撫膺泣血，灑淚彷徨」，當據改。

〔三七〕「朔」，《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明」。

〔三八〕「繼其」，《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係情」。

〔三九〕「婉兮變兮」，《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栖遲中流」。

〔四〇〕「興」，《文館詞林》一百五十二作「心」。

贈顧令文爲宜春令

藹藹芳林，有集惟嶽。亶亶明哲，在彼鴻族。淪心渾無，遊精大樸。播我徽猷，□彼振玉。其一

彼玉之振，光於厥潛。大明貞觀，重泉匪深。我有好爵，相爾在陰。翻飛名都，宰物於南。其二

禮弊則僞，樸散在華。人之秉夷，則是惠和。變風興教，非德伊何。我友敬矣，俾人作歌。

其三

交道雖博，好亦勤止。比志同契，惟予與子。三川既曠，江亦永矣。悠悠我思，託邁千里。

其四

吉甫之役，清風既沈。非子之豔，詩誰云尋。我來自東，貽其好音。豈有桃李，而子瓊琛。將子無矧，屬之翰林。變彼靜女，此惟我心。

其五 《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

贈武昌太守夏少明

穆穆君子，明德允迪。拊翼負海，翻飛上國。天子命之，曾是在服。西踰嶠岡，北臨河曲。

其一

爾政既均，爾化既淳。舊汙孔修，德以振人。雍雍鳴鶴，亦聞於天。釋厥緇衣，爰集崇賢。

其二

羽儀既奮，令問不已。慶雲烟煴，鴻漸載起。峨峨紫闥，侯戾侯止。彤管有煒，納言崇祉。

其三

既考爾工，將胙爾庸。大君有命，俾守于東。允文允武，威靈以隆。之子于邁，介夫在戎。

其四

悠悠武昌，在江之隈。吳未喪師，爲蕃爲畿。惟此惠君，人骨攸希。奕奕重光，照爾繡衣。其五

人道靡常，高會難期。之子于遠，曷云歸哉？心乎愛矣，永言懷之，瞻彼江介，惟用作詩。其六 《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

庶人挽歌辭

死生各異方，昭非神色襲。貴賤禮有差，外相盛已集。魂衣何盈盈，旗旐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扶筵泣。靈輜動轆轤，龍首矯崔嵬。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飛。念彼平生時，延賓陟此幃。賓階有隣迹，我降無登輝。〔一〕。《北堂書鈔》卷九十二，又見《太平御覽》卷五五二

校勘記

〔一〕「登」，當作「燈」。

士庶挽歌辭

陶犬不知吠，瓦雞焉能鳴。安寢重丘下，仰聞板築聲。《北堂書鈔》卷九十二

埏埴爲塗車，束薪作菟靈。

《太平御覽》卷五五二

王侯挽歌辭

孤魂雖有識，良接難爲符。

操心玄茫內，注血治鬼區。

《北堂書鈔》卷九十二

挽歌辭

在昔良可悲，魂往一何感。

念我平生時，人道多拘役。

吳械《韻補》卷五

五常侵軌儀，夕氣牽微墨。

隨和乏良聘，枝駢或鳩毒。

吳械《韻補》卷五

東宮〔一〕

軟顏收紅藥〔二〕，玄鬢吐素華。

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藝文類聚》卷十八，又見《文選》卷二十二

謝靈運《晚出西射堂》注

校勘記

〔一〕《藝文類聚》十八引無題，《詩紀》卷二十五據《類聚》老部題作《詠老》，非是。今從《文選》二十二注作《東宮》。

〔三〕「軟」，《文選》二十二注作「柔」。又「藥」，《文選》注作「藻」。

尸鄉亭詩〔一〕

東遊觀鞏洛，逍遙丘墓間。秋草蔓長柯，寒木入雲煙。〔三〕發軔有夙晏，息駕無愚賢。
類聚二十七

校勘記

〔一〕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集論》云：「皇朝學士褚亮，貞觀中，奉敕與諸學士撰《古文章巧言語》，以爲一卷。至如王粲《霸岸》、陸機《尸鄉》、潘岳《悼亡》、徐幹《室思》，並有巧句，互稱奇作，咸所不錄。」可見《尸鄉》詩爲陸機名作之一，惜今已不全。

〔三〕此二句《文鏡秘府論·文二十八種病》引作「衰草蔓長河，寒木入雲煙」。

贈斥丘令馮文熊詩

夙駕出東城，送子臨江曲。密席接同志，羽觴飛鄙淥。登樓望峻陂，時逝一何速。
藝文類

聚卷三十一作贈波丘令馮文熊詩，《初學記》卷十八

問子別所期，耀靈緣扶木。《文選》卷三十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注

贈顧彥先詩

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影對孤軀，哀聲應苦言。《藝文類聚》卷三十一

爲顧彥先作詩

肅肅素秋節，湛湛濃露凝。太陽夙夜降，少陰忽已升。《太平御覽》卷二五

園葵

翩翩晚彫葵，孤生寄北蕃。被蒙覆露惠，微軀後時殘。庇足同一智〔一〕，生理各萬端〔二〕。不若聞道易〔三〕，但傷知命難。《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又見《文心雕龍·事類篇》。

校勘記

〔一〕同，《文心雕龍·事類篇》作「周」。

〔二〕各萬端，《文心雕龍·事類篇》作「合異端」。

〔三〕若，疑當作「苦」。

祖會大極東堂詩〔一〕

帝謂御事，及爾同歡。我有嘉禮，以壽永觀。思樂華殿，祇承聖顏。
〔北堂書鈔〕卷八十二

校勘記

〔一〕《北堂書鈔》同卷又引陸機《祖會大極東堂詩》「於是四坐具醉」云云，疑是詩序殘文。

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

巍巍皇代，奄宅九圍。帝在在洛，克配紫微。八風應律，日月重暉。普歷丘宇，時罔不綏。

《匡謬正俗》卷三

祖道清正詩〔一〕

□□□題，允藩克正。惟是喉舌，光翼明聖。
〔北堂書鈔〕卷六十

校勘記

〔一〕「清正」，疑是「潘正」之誤。

講漢書詩

稅駕金華，講學秘館。有集惟髦，芳風雅宴。
《北堂書鈔》卷九十八

飲酒樂

飲酒須飲多，人生能幾何！百年須受樂，莫厭管弦歌。
《樂府詩集》卷七十四

吳趨行

繭滿蓋重簾，唯有遠相思。藕葉清朝釧，何見早還時。
《詩紀》卷二十四

贈潘正叔

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詩紀》卷二十五

三月三日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佳。元吉隆初巳，濯穢遊黃河。
《詩紀》卷二十五

長歌行

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
《文選》卷三三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注

贈潘岳詩

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文選》卷二五謝瞻《答靈運》詩注

芙蓉詩

夏搖比翼扇。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

樂府

蘭室接羅幕。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

輕舉乘紫霞。
《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一

失題

惆悵懷平素，豈樂于茲同。
豈宴棲末景，游豫躡餘蹤。
《文選》卷五七顏延年《陶徵士誄》注

失題

感念同懷子。《文選》卷二二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注

失題

魏王禪代，奄宅九圍。帝在洛陽，光配紫微。八風應律，日月重暉。《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九

失題

太素卜令宅，希微啓奧基。玄沖慕懿文，虛無承先師。《太平御覽》卷一

失題

澄神玄漠流，棲心太素域。弭節欣高視，俟我大夢覺。《太平御覽》卷一

失題

老蠶晚績縮，老女晚嫁辱。曾不如老鼠，翻飛成蝙蝠。《太平御覽》卷八二五

失題

恢恢天網，飛沈是收。受茲下臣，騰光清霄。
吳棫《韻補》卷二

失題

軌迹未及安，長轡忽已整。道遐覺日短，憂深使心褊。
吳棫《韻補》卷三

失題

物情競紛紜，至理自宜貫。達觀儻不融，居然見真膺。
吳棫《韻補》卷四

失題

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述異記》

失題

甕餘殘酒，膝有橫琴。
《草堂詩箋》卷三十七《過津詩》注

失題

佳穀垂金穎。《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五十七

卷第三文

七徵

秋醪春酒，兼醞增奇，浮藻吐秀，雲沸淵涌。

秋醪增醞，明酒九成，甘芬潛結。《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八

演八代之洪旨，統先聖之遺訓。聳一心以紹軻，敦四教以承丘。《初學記》卷二十一

七導

長角三倡，武士旗布，捺紫間之神機〔一〕，審心中而後射。《太平御覽》卷三四八。又見《北堂書鈔》卷一

校勘記

「一」「捺」，《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五作「操」，近是。

策問秀才紀瞻等六首

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于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

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

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

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傳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晉書》卷六十八《紀瞻傳》

夏育贊

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額奮椎。《文選》卷十七王褒《洞簫賦》注引

與趙王倫牋薦戴淵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

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一〕，才鑒足以辨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二〕。若得託跡康衢〔三〕，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與璠矣。夫枯岸之民，果于輸珠，潤山之客，列于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四〕。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晉書》卷六十九《戴若思傳》。又見《世說新語·自新第十五》注引虞預《晉書》，《太平御覽》卷六三二，《北堂書鈔》卷三十三

校勘記

〔一〕「思理」，《太平御覽》六三二作「心智」。

〔二〕「宰朝」，《北堂書鈔》三十三作「宰相」，《太平御覽》六三二作「聖朝」。此句《世說新語·自新第十五》注作「朝廷之貴璞也」。

〔三〕「託」，《世說新語·自新第十五》注作「寄」。

〔四〕「夫枯岸之民」至「庸識所甄也」，僅見《世說新語·自新第十五》注。

謝成都王牋

慶雲惠露，止于落葉。《文選》卷五九《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

薦賀循郭訥表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一〕，才鑑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二〕，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三〕，編名凡悴〔四〕；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五〕，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六〕。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晉書》卷六十八《賀循傳》。又見《三國志·吳書·賀邵傳》注，《太平御覽》卷六三二，《北堂書鈔》卷三十三。

校勘記

〔一〕《三國志·吳書》注「伏見」下有「吳興」二字。

〔二〕《三國志·吳書》注作「三」。

〔三〕「循守」，《三國志·吳書》注作「守職」。

〔四〕「悴」，《三國志·吳書》注作「萃」。

〔五〕「居在」，《三國志·吳書》注作「恪居」。

〔六〕「恨恨」，《三國志·吳書》注作「悵然」，下云：「臣等並以凡才，累受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宜補入。

薦張暢表

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惟暢陵遲白首〔一〕，末齒而佐下藩，遂蹈碎濁，於暢名實損〔二〕，居之爲劇，前後未始有此。愚以爲宜解舉，試以近縣。《太平御覽》卷二五三。又見《北堂書鈔》卷七十七

校勘記

〔一〕《北堂書鈔》七十七無「白首」二字。

〔二〕「損」，《太平御覽》二五三無此字，今據《北堂書鈔》補。

詣吳王表

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

爲郎中令。《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八

相國參軍，率取臺郎，臣獨以高賢見取，非私之謂。《北堂書鈔》卷六十九

謝吳王表

殿中以臣爲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涉文學，見轉殿中郎。《太平御覽》卷二二五

與吳王表

臣以職在中書，詔命所出，臣本以筆札見知。《北堂書鈔》卷五十七

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文選》卷三七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注引

謝齊王表〔一〕

臣以職在中書，使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逼迫不獲已，乃詐發內妹喪。出就第〔二〕，雲哭泣受弔。片言隻字，文不關其間。《初學記》卷十一。又見《太平御覽》卷二二〇

校勘記

「一」《初學記》十一引本文之前有「陸士衡轉中書侍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士衡出後謝表」云云，《太平御覽》二二〇同。

「三」第「初學記」十一作「弟」，今據《太平御覽》二二〇改。

吳丞相陸遜銘

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注引

孫權誄

皇聖膺期，有命太素。承亂下萌，清難天步。
《太平御覽》卷一

《肆夏》在廟，《雲翹》承□。
《宋書·樂志》一

吳太常顧譚誄

遷吏部尚書，才長于銓衡，而綜核人物。
《文選》卷三八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

毗陵侯君誄

同志奔走，戚友相尋。臨穴嗚乎，洒淚山林。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父誄〔二〕

億兆宅心，敦紱百揆。《顏氏家訓·文章》引

校勘記

〔二〕文集卷九有《吳大司馬陸公誄》，此當爲該文佚句。

姊誄

倪天之和。《顏氏家訓·文章》引

集志議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文選》卷五六陸倕《新刻漏銘》注引

顧譚傳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

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三國志·吳書·顧譚傳》注引

與弟雲書

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有成，當以覆酒甕耳。《晉書》卷九十二《左思傳》

聽訟觀東，作百丈廊屋。《太平御覽》卷一八五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着庭中，向之便寫人形了了，亦怪也。《太平御覽》卷七一七

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真怪物也。《太平御覽》卷九一〇

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太平御覽》卷九一八

天淵池東南角有果，各作一林，無處不有，縱橫成行，一果之間，輒作一堂。《太平御覽》卷九六四

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太平御覽》卷九七〇

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水經注》卷十六《穀水》

思苦生疾。《文選》卷十七陸機《文賦》注

與長沙夫人書

士璜亡，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太平御覽》卷六九五

與長沙顧母書〔一〕

痛心拔腦，有如孔懷〔二〕。《顏氏家訓·文章》引

校勘記

〔一〕《顏氏家訓·風操》云：「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

〔二〕《顏氏家訓·文章》云：「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卽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

平復帖〔一〕

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已爲慶。承使□（唯）男，幸爲復失前憂耳。
□（吳）子楊往初來主，吾不能盡。臨西復來，威儀詳時，舉動成觀，自軀體之美也。思識□

愛之邁前，執（勢）所恆有，宜□稱之。夏□（伯）榮寇亂之際，聞問不悉。一九六一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影印《陸機平復帖》

校勘記

〔一〕《宣和書譜》云：「陸機《平復帖》作于晉武帝初年，前右軍《蘭亭燕集敘》大約百有餘歲。今世張、鍾書法，都非兩賢真蹟，則此帖當屬最古也。」此帖原件現藏故宮博物院。今據啟功先生釋文錄出。

失題

文帝勢崇於三分，而身終於北面，雖曰未暇，王業已固矣。《初學記》卷九

《晉書》限斷議〔一〕

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初學記》卷二十一

校勘記

〔一〕《北堂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晉書》云：「陸機字士衡，以文字爲秘書監虞濬所請爲著作郎，議《晉書》限斷。」又引干寶《晉紀》云：「秘書監賈謐請束皙爲著作佐郎，難陸機《晉書》限斷。」足見《晉書》限斷議「確爲陸機之文，惜今已不全。」

附錄

一、陸機的專著

晉紀〔二〕

王濬之在巴郡，夢懸四刀于上，甚惡之。濬命主簿李毅，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爲益一也。明年其當益州乎？」〔二〕？《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三。又見《藝文類聚》卷六十、七十九，《太平御覽》卷三四五、三九八。

校勘記

〔一〕《隋書·經籍志》云：「《晉紀》四卷，陸機撰。」《舊唐書·經籍志》云：「《晉帝紀》四卷，陸機撰。」《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均引作「陸機《晉書》」。

〔二〕此句《藝文類聚》卷六十、七十九均作「明府其臨益州乎」。

洛陽記「一」

千金竭，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竭。積石爲竭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水

經注》卷十六《穀水》引

陵雲臺西有金市，金市北對洛陽壘者也。同上

九江直作圓水，水中作圓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同上

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同上

洛有四關，斯其一焉。《水經注》卷十五《伊水》「又東北過伊關中」下引

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三」。《文選》卷一六潘岳《閑居賦》注引

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同上

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同上

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同上

太子宫在大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文選》卷二四陸機《贈馮文熊遷斥丘令》注引

首陽山東北去二十里。《草堂詩箋》卷一引

冰室在宣陽門內，恒有冰，天子用賜王公衆官。《太平御覽》卷六八

洛陽有銅駝街，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相對。俗語曰：「金馬門外集衆賢，銅駝陌上集少年。」《太平御覽》卷一五八

百郡邸在洛城中東城下步廣里中。《太平御覽》卷一八一

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太平御覽》卷

一九三

宮門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兩邊築土牆，高四尺餘，外分之。唯公卿、尚書、章服道從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夾道種榆槐樹，此三道四通五達也。《太平御覽》卷一九五

宮牆外以大鐵鑊盛水，以救火。鑊受百斛，百步一置。《太平御覽》卷七五七

洛陽南宮有承風觀，洛陽北宮有增喜觀，洛陽城外有宣楊觀、千秋、鴻池、泉城、楊威、石樓等觀。

洛陽城外有鼎中觀。《太平御覽》卷一七九引陸機《洛陽地記》

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

天泉池在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楔堂「三」。《晉書》卷二十一《禮志下》引

河南道宮牆西有二銅井。《太平寰宇記》

校勘記

- 〔一〕《隋書·經籍志》云：「《洛陽記》一卷，陸機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同。
- 〔二〕此條《太平御覽》卷八二七引作「三市：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馬市在城東；陽市在城南」。
- 〔三〕此條《晉書》引用時未注明出處，按其內容，當亦出自《洛陽記》，姑錄之。

要覽〔一〕

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實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全晉文》有，未詳所出。

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乎八荒，立秋遊乎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皆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太平御覽》卷九，又卷二十二。《說郭》第一節

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遙于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薊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應欲留之，一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時雨，亦爲留客雨。《太平御覽》卷二十二、《說郭》第二節

九花樹生南岳，雖經雪凝寒，花必開便落，時人謂之應春花。《太平御覽》卷二十、《說郭》第三節

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重八字，名曰「肉芝」。以五月五日取，陰乾，以其足畫地，卽流水，帶之於身，能辟兵。《說郭》第四節

東弓、南矛、西戟、北劍、中鼓，亦曰四兵。《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九、《說郭》第五節

酉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者。《說郭》第六節
千歲龜，五色額上骨起如角，巢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說郭》第七節

立夏日，服六壬癸符，或服玄水丸，飛霜散暑不能侵也。《說郭》第八節

陳思有鵲，尾杓植而長，置之酒樽，凡玉欲勸者呼之，尾則指其人。《說郭》第九節

秋樹名成，秋雨名愁。《太平御覽》卷二十五

諸葛亮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卷四〇六

桓君山曰：「余兄弟頗好音，嘗至洛聽音，終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故過已。《太平御覽》卷五六五

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暉，日初出曰旭，日昃曰晞，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反景，景在下，日倒景。日有愛日、畏日。《太平御覽》卷三引作《纂要》

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啓，雨水曰潦，雨雲曰淪雲，亦曰油雲。《太平御覽》卷一〇引作《纂要》

夏樹名連陰，夏雨名縣雨。《太平御覽》卷二十二引作《纂要》

校勘記

「一」《舊唐書·經籍志》云：「《要覽》三卷，陸士衡撰。」《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同。

二、陸機傳記資料

王隱晉書（清·湯求輯《九家舊晉書》本）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襲父二字依《通典》二十九補。爲吳牙門將。《文選·歎逝賦》注

吳平，太傅楊駿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同上

陸機爲郎中令，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有文學，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書鈔》

機以文學轉中書郎。《書鈔》

趙王篡，誅，禪詔疑機與焉，收付廷尉，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注

陸士衡以文學爲祕書監虞濬所請，爲著作郎，議《晉書》限斷。《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三十四

後成都王穎以機爲司馬，參大將軍軍事。《文選·歎逝賦》注

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使陸機爲都督前鋒諸軍事。《世說》注八

遂爲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文選·歎逝賦》注

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文選·大將軍宴會被命作》注

臧榮緒晉書（清·湯求輯《九家舊晉書》本）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文選·歎逝賦》、《文賦》注

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滅吳，退臨舊里，與弟雲閉門勤學，積十一年。《文選·

《文賦》注、《歎逝賦》注，略

機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爲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以文錄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一作繼。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

《文賦》云云。《文選·文賦》注

大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文選·馬賈謐作贈陸機》注

楊駿議徵機爲太子洗馬。《文選·宴玄圃宣猷堂詩》注。又《謝平原內史表》注

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文選·答賈長淵》注

機爲尚書中兵郎。同上

繼轉殿中郎，又轉著作郎。《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注

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文選·園葵詩》注

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云云。《文選·豪士賦序》注
成都王表理機，起爲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云云。《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注

機雲別傳

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爲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於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爲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

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爲持兩端，玖又搆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爲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聞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裴松之注

孟玖欺成都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拯備知機情，可考驗也。」穎於是收拯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皆脫出，終不誣機。《太平御覽》卷三七二

葛洪抱朴子

嵇君道曰：「吾在洛與二陸雕施如意，兄弟並能觀況身於泥蟬之中，識清意於未□之□。諸談客與二陸言者，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掃枯葉。」《北堂書鈔》卷九十八

吾見二陸之文百許卷，似未盡也。一手之中，不無利鈍。方之他人，若江漢之與潢汙。及其精處，妙絕漢、魏之人也。《北堂書鈔》卷一百

嵇君道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書而歎，恐其卷盡。《北堂書鈔》卷一百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常在左右，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其成。琴道今才士，何必不贊成陸公子書？《太平御覽》卷六〇二

盧綝晉八王故事

陸機爲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歎曰：「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華亭，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機兄弟素游於此，十有餘年。敦煌殘卷《修文殿御覽》

裴啓語林

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實曰：「吾鄉曲之思轉深，今欲東歸，恐無復相見理。」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四。又見《太平御覽》卷八六一

陸士衡爲河北都督，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謂其司馬孫掾（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也。」《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一。又見《太平御覽》卷三三八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聲答曰：「衆鳥集，鳳皇翔。」晁

載之《續談助》卷四

劉義慶世說新語（附劉孝標注）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萼羹，但未下鹽豉耳。」《世說新語·言語第二》

《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俊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俊。』」同上注引

《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同上注引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世說新語·文學第四》

《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同上注引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文學第四》

盧志于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瑱。」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世說新語·方正第五》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顏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世說新語·賞譽第八》（上）

《褚氏家傳》曰：「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同上注引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陸士衡、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脩道德爲廣宅。《世說新語·賞譽第八》（上）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世說新語·賞譽第八》（下）

《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同上注引

周處年少時，兇強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遘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

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自有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世說新語·自新第十五》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既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世說新語·自新第十五》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世說新語·簡傲第二十四》

陸平原沙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世說新語·尤悔第三十三》

《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邯鄲令于穎，穎教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

秀兵奄至。機索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窮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時人以爲冤。」同上注引

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同上注引

《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同上注引

《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驚角之聲，謂孫拯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同上注引

郭季產述異記

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不？」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饑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程

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遺送還葬機村，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爲墳，村人呼爲黃耳冢。《藝文類聚》卷九十四。又見《初學記》卷二十九、《太平御覽》卷九〇五、《太平廣記》卷四三七

酈道元水經注

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昔陸機爲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水南卽馬市。舊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亦嵇叔夜爲司馬昭所害處也。《水經注》卷十六《穀水》

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晉後略》曰：「成都王穎使吳人陸機爲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爲洛軍所乘，大敗于鹿苑，人相登躡死于塹中及七里澗，澗爲之滿。」卽是澗也。澗有石梁，卽旅人橋也。同上

（戶鄉）其澤野負原夾郭，多墳隴焉，卽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袁氏《王陸詩》叙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酬折，前致一辯。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嫗曰：「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王家墓。」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攢木蔽日，知所遇者審王弼也。此山卽祝雞翁之故居也。同上

崔鴻三十國春秋

成都王穎禦長沙王乂於建春門，陸機敗遁走，穎誅機及弟雲，夷三族。機吳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之。成都王嬖人孟玖素不伏於雲及機，建門之敗，機衆多喪，牽秀譖之於穎，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構之於內，使牽秀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拯，下獄，考捶數百，兩髀骨見，終不寃機。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今之奇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寃。承喻之曰：「吾唯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生乎！」固明承寃，玖又疾之，亦並見害。《太平御覽》卷四二〇

房玄齡等撰晉書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

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萁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

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

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

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

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人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

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

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人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坼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

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疊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以上卷五十四

《陸機傳》

頤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牽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于宜陽。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

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緹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
以上卷四《惠帝紀》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卷二十一《禮志》下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卷二十七《五行志》上

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以上卷三十六《張華傳》

謚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鑱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晢、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輿、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卷四十《賈謚傳》

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卷四十三《王衍傳》

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相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卷四十七《傳祇傳》

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閭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卷五十三

《愍懷太子傳》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

「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

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以上卷五十四《陸雲傳》。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卷五十五《張亢傳》。

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卷五十七《吾彥傳》。

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

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興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卷五十九《趙王倫傳》

顓本以乂弱罔強，冀乂爲罔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己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罔，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乂並誅之。顓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乂爲大都督以距顓。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卽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

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卻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

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此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以上卷五十九《長沙王義傳》

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義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義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鼃。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

三族，語在《機傳》。卷五十九《成都王穎傳》

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又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卷六十《牽秀傳》

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卷六十二《劉琨傳》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明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卷六十八《顧榮傳》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

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

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濟，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

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考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

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

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人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僚，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

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傳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

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酌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

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托，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溼，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

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

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以上卷六十八《紀瞻傳》。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

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龀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

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于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期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漬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卷六十八《賀循傳》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

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

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卷六十九《戴若思傳》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卷七十一《孫惠傳》

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卷七十五《荀崧傳》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卷七十七《陸曄傳》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卷九十二《左思傳》

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參軍。永嘉末，卒。卷九十二《鄒湛傳》

諸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

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卷九十二《褚陶傳》

李石續博物志

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

丈。魏文帝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下，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又一碑漢順帝陽嘉八年立，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續博物志》卷六

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

《建康實錄》云：「陸機入洛，作《懷舊居賦》云：『望東村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其詩云：『王子耽玄言，賢豪多有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荒苑，池光蕩華軒。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地青玉簫，爲余置金尊。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囂煩。』《圖經》云：『在縣南五里秦淮之側。』《六朝事蹟編類》

三、陸機集序跋

晉二俊文集徐民瞻序

民瞻幼閱晉陸機士衡傳，太康末，士衡與弟雲士龍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

如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嘗伸卷反覆求二俊所以名於世者，張華所以稱道而有得士之喜者，觀之，蓋其兄弟以文章齊驅並駕於兵戈擾攘之間，聲聞閎肆，人無能出其右者，時號二陸，華聞服之久，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之也。吁，二俊歿，寥寥且千載，其人不可得而見矣。其文章所謂如朗月之垂空，重巖之積秀者，固自若也，耳目可無所見聞乎！其載於《文選》諸書中者亦多，卽而熟讀之，其詞深而雅，其意博而顯，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之文宗也。每以未見其全集爲恨，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爲首；士龍集十卷，以《逸民賦》爲首。」雖知之，求之未遂。偶因乏使承雲間民社之寄。二俊，雲間人也，拜命之日，良慰于中，謂平素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於此行矣。到官之初，首見遺像於吏舍之旁，塵埃漫污，曖昧殊甚，大非所以揭虔妥靈之本意。卽日關縣學之東偏建祠宇，奉以遷焉。邦人觀瞻，無不歡喜稱歎。因訪其遺文於鄉曲，得《士衡集》十卷于新淮西撫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士龍集》十卷則無之。明年，移書故人秘書郎鍾君，得之于冊府，首篇《逸民賦》，悉如所聞。亟繕寫命工鋟之木以行，目曰《晉二俊文集》。二俊之文，自晉歷隋、唐，更五代，迄于我宋，又二百四十餘年，湮沒不彰，今焉恍如揭日月于雲霧之上，震雷霆于久息之中，焜耀雲間。雲間學士大夫宗之仰之有餘師矣，二俊之名不朽矣，民瞻之欲遂矣。又明年書成，謹述于篇首。慶元庚申仲春既望，信安徐民

瞻述。

陸元大翻宋本都穆跋

《士衡集》十卷，宋慶元中嘗刻華亭縣齋，歲久其書不傳。予家舊有藏本，吳士陸元大爲重刻之。士衡與其弟士龍，並以文章名世，人稱「二俊」。張司空華嘗謂之曰：「人患才少，子患其多。」葛稚川亦稱其文「猶玄圃之積玉，五河之吐流」，及觀之史，則云「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其贊士衡抑又至矣。士衡之文，嘗載蕭氏《文選》，然特十之一二。是集復行，使學者得盡窺古人述作而效法之，此誠斯文之幸，而亦豈非學者之幸哉！正德己卯夏六月，太僕少卿郡人都穆記。

小萬卷樓叢書本錢培名跋

《陸士衡集》十卷，宋徐民瞻合刊《二俊集》本。《四庫全書》未著錄，阮文達公撫浙時進呈之。案士衡集，《隋書·經籍志》十四卷，《唐書·藝文志》云十五卷，而《郡齋讀書志》僅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亦同，則宋世已無完本矣。晁公武云：「機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較正外，餘多舛誤。」今此本詩

文共一百七十四首，蓋卽晁氏所見之本，徐民瞻序云：「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爲首。』」又自述其搜訪之難，而云得之於新淮西撫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若有所甚幸者。序作於慶元庚申。晁氏序《讀書志》在紹興二十一年，相距幾何，而當時已不恆經見如此。毋怪閱今又六百餘年，其流傳益尠也。集中殘篇斷簡雜出不倫，大要出《藝文類聚》、《初學記》諸書，而不無望漏，疑亦北宋人摭摭而成。徐刊本已不可得。此本乃明正德間陸元大重刻，後有都穆跋。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遂以爲都刻，非也。書估居奇，去其跋以爲宋槧。文達所得影抄本，疑卽據此。新安汪士賢輯《晉二十家集》，亦從此翻刻，舛誤悉同。今重校繡梓，凡確見爲寫刻之誤者，徑改之；其義可兩通及他書所引有異同者，著之札記。咸豐二年十月，金山錢培名識。

影宋鈔本翁同書跋

影宋鈔《晉二俊文集》二十卷，舊藏鮑氏知不足齋，曾經趙味辛舍人、盧抱經學士暨芳荃堂主人嚴久能校勘。按《四庫》止收《士龍集》而無《士衡集》，且云未見徐民瞻刻本，是宋刻久成《廣陵散》矣。此本遇宋諱皆闕筆，的係從原本影寫，而譌脫極多，未爲善本。《士龍集》中「行矣怨路長」一詩及《芙蓉嘯》二題，悉如《四庫提要》所譏，與俗本曾無少異。又民瞻序

稱雲集六卷，而此刻實分十卷，抑又何也？予經梁園之變，行篋中宋、元佳槧蕩焉泯焉。鈴下騎卒陳錦以公事過邗上，物色得此，歸以奉予，亦足稱秘籍矣。咸豐九年二月廿二日，翁同書跋於定遠軍中。